夷堅志

七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夷堅志

(七)

洪邁撰

夷堅丁志序

凡甲丁四書爲千一百有五十事。亡慮三十萬言。有觀而笑者曰、詩書易春秋。通不嬴十萬言。司馬氏史記。上下數千載。多纔八十萬言。子不能玩心聖經。啟牖門戶。顧以三十年之久。勞勤心口耳目。瑣瑣從事於神奇荒怪。索墨費紙。殆半太史公書。曼衍支離。連狃叢醸。聖人所不語。楊子雲所不讀。有是書不能爲益毫毛。無是書於世何所欠。既已大可笑。而又稽以爲驗。非必出於當世賢卿大夫。蓋寒人野僧山客道士瞽巫俚婦下隸走卒。凡以異聞至。亦欣欣然受之。不致詰。人何用考信。茲非益可笑與。予亦笑曰、六經聖人手議論。安敢到。若太史公之說。吾請卽子之言而印焉。彼記秦穆公。趙簡子。不神奇乎。長陵神君。圯下黃石。不荒怪乎。書荊軻事。證侍醫夏無且。書留侯容貌。證畫工。侍醫畫工。與前所謂寒人巫隸何以異。善學太史公。宜未有如吾者。子持此舌歸。姑闕其笑。他日戊志成（原闕一葉）

聖像暴露。取所餘三門屋蔽之而覆以茅。未幾又摧敗。路人至買覆笠。繫於像頂。以遮雨日。堯卿忽得病。凡半年。四體臭腐。血液交流。痛苦萬狀。親朋問訊者。莫敢窺其戶。且死。見黃衣人來追。明言理會拆觀事。李守及象求之彰。亦相繼亡。獨堯卿受禍最酷。李蓋爲所誤云。村墟民覩咎證如此。共率錢粟。作屋三間。移像事之如故。時紹興二十七年也。後五年。予聞之於知軍向仲德士俊云。

夷堅丁志卷第

此葉不知何處錯簡。姑仍舊本。附列于此。心源識。

夷堅丁志目錄

卷第一九事

王浪仙　僧如勝
左都監　許提刑
夏氏骰子　治挑生法
挑氣法　南豐知縣
金陵邸

卷第二二十事

鄒家犬　張敦夢醫
管樞密　小孤廟
富池廟　濟南王生
海鹽道人　二髑哦詩
張通判　孫士道
潮州孕婦　張注夢

劉道昌
劉三娘
丘氏豕禍
白沙驛鬼
卷第三十七事
武師亮
雲林山
江致平
陸仲舉
翁起予
窗櫺小婦
海門鹽場
海門主簿
謝花六
卷第四十四事
李家遇仙丹
興國獄卒
宣城死婦
李元禮
王通判僕妻
孫光祿
嵩山竹林寺
洛中怪獸
胡大夫
韶州東驛
揚州醉人
南豐主簿

孫五哥
劉士彥
阜衣髽婦
德清樹妖
鎮江酒庫
戴世榮
建昌井中魚
卷第五十五事
三士問相
四眼狗
張一償債
句容人
員家犬
靈泉鬼魅
石臼湖螭龍
司命府丞
蔣濟馬
沅州秀才
郭簽判女
胡教授母
京西田中蛇
王立燒鴨
陳通判女
師逸來生債
吳輝妻妾
荊山莊罌
威懷廟神
魚病豆瘡
陳才輔

張琴童
卷第六十四事
和州毛人
奢侈報
高氏飢蟲
陳墓杉木
犬齧綠袍人
茅山道人
僧化犬賦
卷第七十六事
戴樓門宅
王厚蘿蔔
濟州逆馬
秉國大夫
大渾王
王文卿相
陳元輿
翁吉師
永寧莊牛
葉德孚
泉州楊客
張翁殺蠶
林氏堕婢
天台玉蟾蜍
南京龜蛇
朱勝私印
張氏獄

湯史二相
夏二娘
武昌州宅
卷第八十四事
華陽洞門
南豐雷媼
宜黃人相船
胡道士
亂漢道人
吳僧伽
鼎州汲婦
卷第九十二事
太原意娘
滕明之
舒懋鍬鐸異
荆山客邸
華陰小廳子
大庾疑訟
雷擊王四
泥中人跡
頰瘤巨虱
趙監廟
和旨樓缺
何丞相
瑞雲雀
許道壽
西池游
陳媳婦

河東鄭屠
龍澤陳永年
陝西劉生
卷第十十三事
鄧城巫
符助教
秦楚材
洞元先生
大洪山跛虎
新建獄
劉左武
卷第十一十四事
田道人
豐城孝婦
天隨子
張顏承節
錢塘潮
要二逆報
徐樓臺
水陽陸醫
建康頭陀
天門授事
張臺卿詞
潮州象
餅中桃花
李衞公廟
鄭僑登雲梯

金雞渡
蔡河秀才
王從事妻
沈緯甫
卷第十二十六事
龔丕顯
王寓判玉堂
鄭安子孫缺
陳十四父子
吉撝之妻
謝眼妖術
洞庭走沙
淮陰民女
卷第十三十五事
邢舜舉
黃龍溪
桂林庫溝
沈仲堅崖
霍將軍
遜長老
汀民呪詛獄
温大賣木缺
西津亭詞
胡生妻
薛士隆
淮陰人
李婦食醋
高縣君

李遇與鬼鬬
周三郎
昭惠齋
梁統制
張尚書兒
葉克己
雞頭人
卷第十四十二事
武眞人
明州老翁
武唐公
白崖神
蔡郝妻妾
劉十九郎
卷第十五十六事
潘秀才
漢陽石榴
孔勞蟲
李氏虎首
閻四老
臨安民
存心齋
千雞夢
孔都
慈感蚌珠
郭提刑妾
雷震犬

譚李二醫缺
賈林惡夢缺
田三姑
聶進食厭物
詹小哥
水上婦人
張客奇遇
杜默謁項王
卷第十六十九事
胡飛英夢
鄭生夫婦
吳民放鱓
雷丹
牛舍利塔缺
浙西提舉
黃谷取膽缺
龜夢告方
汪澄憑語
新廣祐王
晁端揆
張珪復生
吳二孝感
龜鶴小石
蔡相骨字缺
黃安道
仙舟上天
酒蟲
雞子夢
胡邦寧

祝鍠二刀
龍華三會
玉眞道人
吳氏迎婦
卷第十七九事
甘棠失目
袁仲誠
王稹不飲
薛賀州
劉堯舉
卷第十八十二事
路當可
史翁女
劉狗孌
袁孝顯
國子監夢
葉芮江舟
臨邛李生
瑠璃餅
閻羅城
淸安民
三鴉鎭
饒廷直
紫姑藍粥詩
張珍奴
賣詩秀才

濟安百詠
李茂遇仙
卷第十九十五事
留怙香囊
黃州野人
玉女喜神術
江南木客
龍門山
復塘龍珠
陳氏妻
許德和麥
卷第二十十五事
郭巖妻
蛇妖
紅葉入懷
東坡雪堂
唐蕭氏女
英華詩詞
史言命術
盱江丁僧
鬼卒渡溪
郴卒唐顛
建昌犀石
謝生靈柑
黃資深
二狗
楊氏龍神

姚師文
朱承議
興國道人
烏山媼
雪中鬼迹
徐以清鍼
巴山蛇
陳磨鏡
陳巫女

夷堅丁志卷第一　九事

王浪仙

温州隱者某、居於瑞安之陶山、所處深寂、以耕稼種植自供、易筮如神、每歲一下山賣卦、卦直千錢、率十卦即止、盡買歲中所用之物以歸、好事者或齎金帛、經月邀伺、然出未十里、卦已滿數、不復肯更卜、都人王浪仙、本書生、讀書不成、決意往從學、值其出、再拜於塗、便追隨入山、爲執奴僕之役、稍稍由所求隱者亦爲說大槩、又舉是歲所占十卦、使演其義、王疲精竭慮、似若有得、彼殊不以爲能、曰、汝天分止此、不可彊進也、遣出山、然王之學固已絕人矣、有以墓域訟者求決焉、其卦遇賁、曰、爲墳欠土、此不勝之兆、後踰月、前人復來、又筮之、遇蒙、曰、兆非先卦比冢上有草、當即日得直、既而盡然、西游錢塘、時杭守喜方技、至者必厚待之、然久而乖戾、輒竄諸罰、不少貸、王書刺曰、術士王浪仙、守延入、迎問曰、君名有術、曾聽五更城上鼓角聲乎、曰、聞之、其驗如何、曰、內外皆平寧、但今夕二鼓後、法當有婦人告急者、王還客舍、廂卒數人已先在、曰、君何苦來此、前後流配者、不知幾人矣、今我輩相臨、何由得脫、翌日未明、守招與言曰、昨語甚神、夜適二鼓、通判之婦就蓐、扣門來求藥、眞所謂婦人告急也、自此館遇加禮、遂詢休咎、對曰、今年某月某日午時、召命下、守固篤信者、屈指以須、至期、延幕僚會飯、王生預席、守曰、王先生謂今日忝召、節諸君試共證之、食罷及午、寂無好音、坐客皆悚、既過四刻許、促問至再、王趨立廷下、觀日影、賀曰、且至矣、須

臾郵筒到。發封見書。果召赴闕。守謝以錢百萬。約與偕入京。王曰、遠郡鄙人。願一識都邑。僥倖發身。但家貧特甚。俟送公上道。暫還鄉。持所賜與妻子。然後兼程而北。未爲晚。守許之。既行。或問其故。曰、使君雖被召。而前程不見好處。殆難面君也。守未至國門。乃別除郡。踰年而卒。王生不知所終。

僧如勝

永嘉僧如勝。與鄉僧行脚至臨安。憩道店。見小兒鬻卦影者。勝筮之。兆云、有玉在土中。至九月十六日當出土。兒曰、吉卦也。鄉僧得兆。畫官人挽弓射一僧。兩矢不中。後一矢貫其足。下有龍蟠。兒不能曉。僧自推之曰、我必將以鷹作長老。至三乃効耳。又龍者君象。我且游京師。庶或幸遇。未幾。鎭江太守具帖疏備禮。延如勝住甘露寺。正以九月十六日。鄉僧亦喜。謂且繼此得志。數年無所成。會杭卒陳通作亂。僧避入南山。嘗出至山腰。蔽樹視下。賊黨數輩行陘中。仰高亂射。以搜伏兵。連發三矢。最後正中僧足。別一僧坐于傍。曰、隆上坐。乃始驗卦中象。無一不應云。

左都監

修武郎左良紹興二十八年。爲婺州兵馬都監。赴幕官王作德日休晚集。歸家已夜。兩人隨之而入。至中堂乃覺。良怒曰、汝何爲者。敢至此。執其一。痛棰之。首有兩角屹然。良知其陰吏也。猶不肯釋。其一從後捽良腰仆坐。遂冥冥長往。將曉乃甦。言被追到冥府。二使方白其拒抗之罪。主者審姓名。對曰、婺州都監左良。主者曰、吾命逮左琅。何關此人事。卽放還。良行十餘步。回顧則二使者已對蟄於廡間矣。明日、同官來

問良疾。具說其故良嘗在張魏公府爲帳下。氣幹甚偉。自再生之後。神觀索然。蓋人與鬼鬬爲所傷云

許提刑

靖康冬、金人再渡河。河北提刑許亢。坐弃洛口奔潰。竄吉陽。會中原亂。不之貶所。與二子及從卒十餘人。間關至南康。不欲與州郡相聞。但入廬山一小寺棲止。僕因摘園蔬。與僧爭鬨。僧密詣郡告云。遭潰兵行劫。實繁有徒。郡守李定信之。卽調兵授甲。圍其寺。盡縛亢父子。幷從卒送獄。亢至廷下。大呼稱枉。且具言平生資歷。定曰、豈有曾爲監司。所至不出謁而避匿者乎。諭獄吏研鞫不得情。乃遣孔目吏入囚室。陽與好言探跡。具酒同飲。了無盜劫之狀。亢倉黃南來。妻妾淪落。告赦不一存。無以自明。定疑不可解。亢長子善占夢。亢語之曰、吾夢父子持檄行雨中。已而大風起。吹三檄皆半裂飛去。是何祥邪。子泣曰、夢殊不吉。此父子離散爲三之象也。是夕孔目又來。攜酒殽甚盛。與三許劇飲。且滿酌屬亢曰、提刑勉一醉。少頃徙兩令郎他舍矣。會罷各分囚之。過夜半。悉以鐵椎擊死。定上奏自言有除盜之功。未報而卒。凡豫其事者。一月內繼死。唯孔目獨存。鄢陵人周西瑞說嘗知南康軍。與定先後隔政。其子毅聞之於孔目云。亢以武舉得官。

夏氏骰子

夏廬、字幾道。衞州汲縣人。崇寧大觀間。居太學甚久。未成名。家故貧。至無一錢。同舍生或相聚博戲。則袖手旁觀。時從勝者覓錙銖。俗謂之乞頭是也。一夕。束帶焚香。對局設拜。曰、廬聞博具有靈。敢以身事敬卜。

今年或中選。願於十擲內賜之渾化。不然。將束書歸耕。無復進矣。祝罷。卽挼莎擲焉。六子皆亦夏愕喜。不敢自信。又祝曰。盧至誠齋心。以平生爲禱。恐適者偶然。願更以告。復再投之。三采皆同。乃再拜謝神貺。是歲果於莫儆牓登科。後官至中大夫。川陝宣撫司參議官。其家藏所卜骰子。奉之甚肅。（右一事周毅說。）

治挑生法

莆田人陳可大。知肇慶府。肋下忽瘇起。如生瘭癤狀。頃刻間大如盌。識者云。此中挑生毒也。俟五更以蚕豆嚼試。若香甘則是。已果然。使搗川升麻爲細末。取冷熟水調二大錢。連服之。遂洞下。瀉出生葱數莖。根鬚皆具。瘇卽消。續煎平胃散調補。且食白粥。經旬復常。雷州民康財妻。爲蠻巫林公榮用鷄肉挑生。值商人楊一者善醫療。與藥服之。食頃。吐積肉一塊。剖開筋膜中有生肉存。已成雞形。頭尾觜翅悉肖。似康訴于州。州捕林置獄。而呼楊生。令具疾證及所用藥。其略云。凡喫魚肉瓜果湯茶。皆可挑。初中毒。覺胃腹稍痛。明日漸加攪刺。滿十日。則物生能動。騰上則胃痛。沉下則腹痛。積以瘦悴。此其候也。在上焉則取之。其法用熱茶一甌。投膽礬半錢於中。候礬化盡。通口呷服。良久以雞翎探喉中。卽吐出毒物。在下焉則瀉之。以米飲下鬱金末二錢。毒卽瀉下。乃碾人參白朮末各半兩。同無灰酒半升。納餅內。慢火熬半日許。度酒熟。取出溫服之。日一杯。五日乃止。然後飲食如其故。

挑氣法

從事郎陳遹。爲德慶府理官。鞫一巫師獄。巫善挑氣。其始與人有讎隙。欲加害。則中夜扣門呼之。俟其在

內應答語言相聞乃以氣挑過是人腹肚漸脹日久腹皮薄如紙窺見心肺呼吸喘息病根牢結藥不可治獄未成而死江璆鳴三作守以事涉誕怪不敢竄於典憲但杖脊配海南此妖術蓋有數種或呪人使腹中生髑者或削樹皮呪之候樹復生皮合而死者然不得所以治法右二事陳遹說

南豐知縣

紹興初某縣知縣趙某季子二十歲未授室與館客處於東軒及暮客歸子獨宿書院聞窗外窸窣有聲自隙窺之一婦人徘徊月明下方駭噩間已傍窗相揖驚問云汝何人竊至此曰我東鄰女也慕君讀書踰牆相從肯容我一聽乎欣然延入留不使去自是曉往夕來子神情日昏悴飲食頓削父母疑而扣焉不以告密訊左右者曰但聞每夜切切如私語又時嬉笑久欲白而未敢父母知爲鬼所惑徙歸同榻寢卽寂然踰月顏色膳飲稍復舊一日獨處房中忽大呼求救似爲人捽髻而出驅行甚速舉家不知所爲婢僕共牽挽而力不可制迤邐由書院東趨後園纔出門去愈速將至八角大井邊欻仆地不醒家人共扶舁歸移時乃能言云實與婦人往還久及徙室不復來今旦父母在堂上忽見從外入忿怒特甚戟手肆罵曰許時覓汝不得原來只在此便向前捽我髻盡力不能脫直造井傍以手招井內卽有無數小鬼出皆長三二尺交拽我勢且入井俄一白須翁坐小涼轎僕從三十輩自園角奔而至傳呼云不得不得羣鬼悉斂手翁叱曰著棒打僕從舉梃亂擊皆還井中翁責婦人曰我戒汝不得出那敢如是婦低首斂衽無一言又曰原有大石鎮井上今何在僕曰宅內人輿將搗衣矣咄曰不合動著鞭婦人數十罵之曰

汝安得妄出。爲生人害。況郎君自有前程耶。逐入井。命別扛巨石窒于上。告我曰、吾乃土地也。來救郎君。郎君性命幾爲此鬼壞了。歸語家中人。此石不可動也。語罷後。升轎去。此子後得官。仕至南豐宰。

金陵邸

紹興初。朝士赴調臨安。過金陵。投宿官舍。從僕解擔散去。獨坐堂上。良久東邊房門自開。一奴蓬首出。青衫白袴。瞠目視之。舉手指胷曰、胷中有玉環。問君知不知。瞥然復入。士駭怖不能支。幾欲墮地。驚魄小定。方攝衣正席。西邊房門又開。一婦人衫裙俱青。抱嬰兒以出。亦瞠目而視。指其兒曰、官人殃殺我。語訖遽入房。士肝膽皆震。欲走而足不能步。欲呼而聲不能出。移時僕自外至。急徙於客邸。迷罔者終日。

夷堅丁志卷第二十事

鄒家犬

筠州新昌縣民鄒氏豢犬極馴。每主翁自外歸。無問遠近。必搖尾跳躍迎于前。鄒生嘗負租繫獄。踰旬得釋。比還家。日已晚。犬喜異常時。爪誤胥主衣。衣爲之裂。鄒以爲不祥。語妻曰、我恰出獄。犬乃爾。遼山寺方作屋。吾欲犒匠。可殺犬烹之。副以麪五斗往。妻如其言。明日鄒詣寺。命童負一合自隨。至則僧待於門。迎白曰、勿啟合。得非以犬與麪來乎。鄒愕然。問所以。僧曰、檀越入坐堂上。茲事言之則不忍。不言則負所託。昨夜夢檀越之父曰、我以貪戀故。不能超脫。託生爲本家犬。故見吾兒歸。必出迎。適以其釋囚係而還。喜甚。誤敗其衣。兒遂與婦謀而殺我充饋。雖然就死。亦幸捨畜身。若得免刲臠之苦。師恩厚矣。生時有銀若干。密埋于竈外。恐爲人盜取。常睡臥其上。煩戒吾兒發取之。爲作佛事。以資冥福。持所餘尚足營生也。鄒聞言悲慟。且云犬日夜實寢于彼。遂瘞之寺後。歸發其藏。果得銀如數。乃設水陸於寺中。

張敦夢醫

廬陵人張敦。精於醫術。浪跡嶺外。嘗僑寓潮州。夢人邀去。大屋沈沈如王居。立俟門左。吏導之使入。及廷下。望其上帘幕赫然。主人冠服正坐。一少年著淺色衣。紅勒巾。引敦上診脈。敦云、腎藏風虛。恐耳鳴爲害。冠服者曰、連日正苦耳痛。看得極好。且覓藥。顧少年可與錢二十千。敦未暇予藥。驚而寤。不省爲何處。疑

必神祠也。明日徧訪。末至南海行廟。盡憶所歷。引而上者。蓋東廡小殿王子也。登正殿。瞻視神像。左耳黃蜂巢焉。即謹剔去。焚香再拜而退。又明日、郡之稅官折簡來云、客船過務敗稅。抵言是君家物果否。敦念初無此。亟往證其妄。見舟人已繫梁閒。遙呼曰、某乃劉提舉姻家蔡秀才田客。知君與提舉厚。又與監稅游。故託以爲詞爾。敦爲營解縱去。既而蔡來謝。且餉布帛之屬。正直二十千。提舉者劉景也。

管樞密

縉雲管樞密師仁爲士人時。正旦夙興出門。遇大鬼數輩。形貌獰惡。叱問之。對曰、我等疫鬼也。歲首之日。當行病於人間。管曰、吾家有之乎。曰、無之。曰、何以得免。曰、或三世積德。或門戶將興。或不食牛肉。三者有一焉。則我不能入。家無疫患。遂不見。

小孤廟

呂愿中赴湖北轉運。舟行過小孤山。入謁廟。見案上古銅洗甚奇。有款識。愛之。白于神。以所用銅盆易去。實諸行李舟中。揚帆而上。薄晚繫纜。獨此舟不來。明日、先行達九江。商人繼至。言後一舟沉溺。方呼岸上人漉取輜重。呂亟遣往視。果也。篙師云、離廟下未遠。便若有物縶柁底。百計取之不能動。初無風濤。正爾覆溺。點檢所載。雖濕壞皆不失。獨銅洗不知所如矣。他日有客至廟中。蓋宛然在故處。

富池廟

興國江口富池廟。吳將軍甘寧祠也。靈應章著。舟行不敢不敬謁。牲牢之奠無虛日。建炎閒、巨寇馬進自

靳黃度江至廟下求盃珓欲屠與國神不許至于再三進怒曰得勝珓亦屠城得陽珓亦屠城得陰珓則舁廟熱焉復手自擲之一墮地一不見俄附著于門頰上去地數尺屹立不墜進驚懼拜謝而出迄今龕護於故處過者必瞻禮殿內高壁上亦有二大珓虛綴楣間相傳以爲黃巢所擲也

濟南王生

濟南王生參政慶曾宗人也登第出京行數十里閒憩道旁舍主人亦士子留飲之酒望舍後橫屋數楹簾幙華楚問爲誰曰某提舉赴官閩中單車先行留家於此以俟迎吏今累月矣遙窺其內隱隱見女子往來甚少艾注目不能去抵暮留宿主人夜與語因及鄉里門閥審其未娶爲言提舉家一女極韶媚方相託議親子有意否生欣然唯恐不得當也主人爲平章翌日約定女之母邀相見曰吾夫遠宦鍾愛息女謀擇對甚久不意邂逅得佳壻彼此在旅不能具六禮盍相與略之乃草草備聘財擇日成昏且許生挈女歸濟南須至閩遣信來迎既別不復相聞生不以爲疑女固自若歷四五年生二子起居嗜好與常人不殊但憶僕汲水時只用前桶而弃其後以爲不絜自攜一婢來凡調飪紉縫非出其手不可夜則令臥床下忽告生云我體中不佳略就枕切勿入房驚我生然之俄頃震雷飛電大雨滂沛火光煜然盡室危怖移時始定女與婢皆失所在矣初生之入京道經某處龍母祠因入謁覩龍女塑容端麗心爲之動默念他年娶妻如此足慰人心及出門有巨蛇蟠馬鞍上驅之弗去始大恐復詣祠拜而謝過泊出乃不見後遇茲異識者疑其龍所爲云

海鹽道人

王觀復待制本崇寧初爲海鹽令。當春月、啟縣圃賣酒。游人沓至。王長子鈇字秉義。年十餘歲。亦縱目焉。逢一野道人。舉手前揖。呼爲供奉。談笑久之。乃去。鈇惡其官稱。歸以白父。莫測所謂也。後十年。政和官制行。改西頭供奉官爲秉義郎。始悟道人之言。乃更名鈇而字承可。

二鼈哦詩

王承可侍郎。建炎末。居分寧田舍。夢黑衣男女僅三十輩。兩人如夫婦立於前。餘皆列于後。泣拜乞命。夢中似許之。明日、縱步門外。逢村民負鼈來。傾置地上。二大者居前。餘二十六枚在後。恍憶昨夕事。盡買之。放諸溪流。是夜夢二黑衣來謝。且哦詩兩句云。放浪江湖外。全勝沮洳時。超然有自得之貌。喜色可掬。蓋向者處陂澤之間。而爲人所取也。

張通判

乾道六年。縉雲人張某爲韶州通判。隨行僕與婢通事敗。擒付獄。陰諭錄參吳君。使斃之。吳以白郡守周濟美。舜元周以爲不可。使正法具獄。杖脊配隸嶺北。張意不滿。擇本廳軍校使護送。戒云。殺之而歸。當厚賞。校奉命就道。越二日。拉殺之于南雄境上。是夜周夢僕泣訴曰、某有罪。賴使君全活之恩。今竟爲通判所殺。幸使君哀之。明日、窮治其事。軍校者已歸。趣治之。亦坐決配。張在書室。見僕立于前。方以未押行爲怒。忽無所覩。卽仆地。遂得疾暴下。踰旬而卒。

孫士道

福州海口巡檢孫士道。嘗遇異人。授符法治病。甚簡易。神應響答。提刑王某之弟婦得疾。爲物馮焉。斥王君姓名。呼罵不絕口。如是踰年。禳祀禱逐。無不極其至。不少痊。聞孫名。遣招之。孫請盡室齋戒七日。然後冠帶焚香。親具狀投天樞院。弟婦已知之云。孫巡檢但能治邪鬼爾。如我負冤何。及孫至。邀婦人使出。王曰、病態若此。呼者必遭咄罵。豈有出理。孫曰、試言之。婦欣然應曰、諾。少須盥洗即出矣。良久整衣斂容如平時。見孫曰。我一家四人。皆無罪而死於非命。既得請上天。必索償乃已。法師幸勿多言。且披其胷示之云、被酷如此。冤安得釋。孫但開曉勸解。使勿爲厲。即再三拜謝而入。孫密告王曰、公憶南劍州事乎。王不能省。孫先已書四人姓名于掌內。展示之。王頷首不語。意殊悔懼。蓋昔通判南劍日。以盜發屬邑。往督捕。得民爲盜囊橐者。禽其夫婦戮之。其女嫁近村。聞父母被害。亟來。哭悲號忿詈。王怒。又執而戮之。女方有娠。實四人併命也。孫曰、此冤於吾法不可治。特可暫寧爾。它日疾再作。勿見喚也。自是婦稍定。越兩月復然。訖王死。婦乃安。

潮州孕婦

乾道三年。潮州城西婦人孕過期。及產兒。才如手指大。五體皆具。幾百枚蠕蠕能動。以籃滿載投于江。婦人亦無恙。古今無此異也。

張注夢

邵武人張汪紹興丁卯秋試夢人以箸插于髻曰子欲高薦當如此乃可既寤熟思之曰吾名汪若首加點則爲注乃更名注是年果薦送將試春官又夢綠衣小兒自褓中曳其衣曰勿遽往可待我也既而不利至乾道己丑始以免舉再行而同里丁朝佐亦預計偕二人同登科朝佐正生於丁卯始悟前夢戲謂丁曰爲爾小子遲我二十一年相與大笑而已

劉道昌

劉道昌者本豫章兵子略識字嗜酒亡賴橫市肆間嘗以罪受杖于府羞見儕輩不敢歸徑登滕王閣假寐夢道士持一卷書寘其袖曰謹祕此行之可濟人雖父兄勿示也戒飭甚至既寤書在袖間頓覺神思洒落視其文蓋符呪之術還家卽繪事眞武象爲人治病行醮所書之符與尋常道家篆法絕異凡所療治或服符水或掬香爐灰或呪棗殊爲簡易且告人曰夜必有報應無不如意以治牛疫亦皆愈郡人久而知敬共作眞武堂居之初將鑿池取水施病盡忽有泉涌于庭極甘冽及加淡治正得一古井今其術盛行而道書不可得見但以符十許道刻石云

李家遇仙丹

豫章丐者李全舊隸建康兵籍紹興辛巳之戰傷目折足汰爲民而病廢不能治生乃乞於市掖二枴以行目視荒荒索塗甚苦每過王侍郎宅門必與數錢忽連日不至謂必死矣經半月復來則雙目瞭然行步輕捷自說逢道人授藥方且戒我服之有效當貨以濟人勿冒沒圖利日得七百錢便足問其姓不肯

言、我積所丐金、便成藥、服之十日、眼已見七分、而腳力如舊矣、卽用其方賣藥、持大扇書李家遇仙丹、揭二旗于竿、服者皆驗、然所得未嘗過七百錢、一日多至兩千、遂臥病不能出、錢盡乃安、時乾道己丑歲也、

劉三娘

豫章狂婦劉三娘、病心疾、每持二木篦相敲擊、終日奔走于市、衣服藍縷垢汙、好辱罵人、夜或宿祠廟中、雖有子爲兵、然視之泊如也、宋鎭□樞密樸獨識爲異人、張如塋尙書澄作守、常呼入府舍、留三兩夕、與飮食、或弃廷下、或遺矢被中、久之忽告常所往來者曰、某日吾當死、已而果然、其子瘞諸野、後半年、郡馭往長沙見之、擊篦如故、馭驚問曰、三娘爾死矣、那得在此、笑曰、寄語吾兒、在此甚安、再三問不對、亦不復再見、歸語其子、發視空處空空然、

興國獄卒

興國軍司理院、有囚抵法、當陵遲、獄卒李鎭行刑、囚告之曰、死不可辭、幸勿斷我手、將不利於爾家、鎭不聽、至市先斷其二手、曰、看汝將柰我何、越二日、鎭妻生子、兩腕之下如截、時王濱稚川爲通判、親見之、

丘氏豕禍

乾道六年、南雄州攝助教丘悅家病疫、其家大猪育數子、或人頭雞頭豹首馬首、儼如塑繪瘟鬼狀、遂殺猪祭而禳之、其禍愈甚、悅與妻皆死、長子如岡□魁鄉薦、亦夫婦併亡、凡八九喪、百計禱禳、久之乃定、此近豕禍也、

宣城死婦

宣城經戚方之亂，郡守劉龍圖被害，郡人爲立祠。城中蹀血之餘，往往多丘墟。民家婦任娠，未產而死，瘞廟後。廟旁人家或夜見草間燈火，及聞兒啼。久之，近街餅店常有婦人抱嬰兒來買餅，無日不然。不知何人也。頗疑焉，嘗伺其去，躡以行，至廟左而沒。他日再至，留與語，密施紅線綴其裙，復隨而往。婦覺有追者，遺其子而隱。獨紅線在草間冢上，因收此兒歸。訪得其夫家，告之故，共發冢驗視，婦人容體如生，孕已空矣。舉而火化之，自育其子。聞至今猶存。荊山編亦有一事小異。

白沙驛鬼

南劍州東界白沙驛，素多物怪。行客僕廝單寡莫敢宿。紹興甲戌，方務德侍郎滋帥閩，幕府七八人來迎，皆宿是驛。時當初暑，並設榻堂上。夜久方就枕，主管機宜王曉忽驚覺，叫呼，衆起，燭火視之，尙爲紛拏抵鬬之狀。良久乃醒，云適睡猶未熟，有白衣婦人來就床見逼，驅逐不去，且挽吾衣不置。諸君起，方相捨耳。衆視曉袒服碎如懸鶉，爲之通夕秉燭，不敢寐。

李元禮

福州福清人李元禮，紹興二十六年爲漳州龍溪主簿，攝尉事，獲強盜六人，在法七人則應改京秩。李命弓手冥搜一民以充數，皆以贓滿論死。李得承務郎，財受告，便見寃死者立於前，悒悒不樂。方調官臨安，同邸者扣其故，頗自言如此。亟注泉州同安縣以歸。束擔出城，鬼隨之不置。僅行十里，宿龍山邸中，是夜

暴卒，此卷皆稚川說。王

夷堅丁志卷第二十七事

武師亮

撫州金谿主簿武師亮秩滿泊家于近村龍首院夜有擲瓦擊窗者疑寺僧所爲旦而詰之僧不敢對徐言曰此邑三郎神響跡昭著得非有所犯乎武未信明日行廊廡間瓦礫從空而下紛紛不絕時方雪作而擲者皆乾殆若古墓中物武始懼召僧誦經禱謝怪亦然至飛石滿磬其父取一磚題誌擲而祝曰果觸犯三聖願復以來頃之再至題處宛然不得已自東廂遷於西以避其怒行李未定擾擾如初乃盡室入邑中寓妙音道觀怪益甚呼道士設醮致敬略不爲止武怒呼神名詬之曰汝爲神當聰明正直何暴我如是吾之待汝亦至矣曾不少悛恣具邪佷自今以往吾不復畏汝矣語訖音響寂然先是家之箱篋雖無鎖鑰者亦如爲物所據牢不可啟是日開闔如常石害遂息

王通判僕妻

撫州王通判家居疎山寺其僕之妻少而美寓士周舜臣深屬意焉而不可致會王遣人篝火扣門邀周夜話及開門乃僕妻也顧周笑吹燈滅相隨以入曰非通判招君我作意來此爾周不勝愜適遂留宿明日再相逢漠然如不識面頗怪之又疑與疇昔之夜所合者肥瘠不類至夜復來不敢納堅不肯去天未明忽不見周密扣寺僧蓋鄰室有婦人蕆柩旋得病月餘乃愈蔡子思教授者聞之特詣其室焚香致禱

求一見。欲詢鄉里姓氏爲誰。將爲訪其家。寂無所覩。

雲林山

臨川徐彥長居金谿雲林山下。妻黨倪氏訪之。宿於外室。時天雨晦冥。夜半後。有物推門。門卽開。徑入踞爐。吹火明而坐。倪從帳間窺之。似羊有髯。遍體皆濕。下床叱之。物躍起。仆於倪身。倪大叫。走出得脫。不知何怪也。

孫光祿

鄭人贈光祿大夫孫俁卒。其家卜地以葬。長子恪夢與弟河東尉悚。侍父及客張彥和者。同遊山寺。光祿令煮麵。恪辭以飽。彥和亦不食而起。獨悚與對食。食罷。光祿曰、此去小梅山只四五里耳。彥和曰、幾有十里。光祿曰、然。蓋楊妃村只四五里也。夢後十日。河中報悚訃音至。亦相從卜葬。正與光祿同日。既過墳寺。寺僧饌麵以供。兩靈几宛然夢中事也。墓在小梅山南。相去十里。又四里有楊家莊云。

江致平

江致平與能相老翁善。翁忽告之曰。君何爲作損陰德事。不一年死矣。江、吉人也。應曰、吾安得有此。翁曰、試思之。江曰、自省無他惡。但昔年爲試官時。置一親舊在高等。其實有私焉。獨此事耳。翁曰、是也。君以一己好惡而私天爵以授人。其不免矣。未幾而卒。嗚呼。世人之過倍江公万万者。比肩立。可不懼哉。

嵩山竹林寺

西京嵩山法王寺。相近皆大竹林。彌望不極。每當僧齋時。鐘聲隱隱出林表。因目爲竹林寺。或云五百大羅漢靈境也。有僧從陝右來禮達磨道。逢一僧。言吾竹林之徒也。一書欲達于典座。但扣寺傍大木。當有出應者。僧受書而行。到其處。深林茂竹。無人可問。試扣木焉。一小行者出。引以入。行數百步。得石橋。度橋百步。大刹金碧奪目。知客來迎。示以所持書。知客曰、渠適往梵天赴齋。少頃歸矣。坐良久。望空中僧百餘。鴛飛鶴乘。師子或龍或鳳。冉冉而下。僧擎書授之。且乞掛搭。堅不許。復命前人引出。尋舊路以還。至石橋。指支徑令獨去。才數步。反顧則峻壁千尋。喬木參天。了不知寺所在。

陸仲舉

大觀中、太學生陸仲舉。因上書論事。屏出學。後復游京師。夢神告云。汝當發跡。何不上書。明夜再夢。陸以嘗坐此謫。殊不信。乃遷舍避之。是夜又夢。猶未謂然。走謁故人高伸尚書。丐歸資。相見甚喜。留之宿。翌旦朝回。謂曰、天覺極惱人。欲作政典。令吾爲校證官。陸曰、此乃周官六典中一事耳。何不便作六典。而獨舉其一耶。伸曰、君好作一書。言其事。陸始思神言。亟草書論之。伸命楷書吏。立謄寫以入。遂得迪功郎。時張天覺爲相。

洛中怪獸

宣和七年。西洛市中忽有黑獸。髣髴如犬。或如驢。夜出晝隱。民間訛言能抓人肌膚成瘡痛。一民夜坐簷下。正見獸入其家。揮杖痛擊之。聲絕而仆。取燭視之。乃幼女臥於地已死。如是者不一。明年而爲金虜所

陷。

翁起予

翁起予商友。家於建安郭外。去郡可十里。上元之夕。約鄰家二少年。入城觀燈。步月松徑。行未及半。遇村夫荷鉏而歌。二少年悸甚。不能前。但欲宿道傍民舍。翁扣其故。一人曰、適見青面鬼持刀來。一人曰、非也。我見朱鬣豹褌持木骨朵耳。翁爲證其不然。明旦方入城。其說青面者不疾而卒。朱鬣者得疾還死于家。翁獨無恙。

胡大夫

常州人胡大夫。爲信州守方交印。廳事大梁迮迮有聲。呼匠升屋相視。將加整葺。梁折廳摧。壓死者數人。不越數日。胡疽發于背。堂中湯爐內灰火。無故飛揚。遍滿一室。巨蛇垂頭梁上。呱呱作兒啼。胡病三日而卒。右十事皆鄭人孫申元翰所錄。

窗櫺小婦

常州宜興僧妙湍。掌僧司文籍。與其輩二人。以歲暮持簿書。赴縣審核。宿于廡下空室。三僧同榻。二僕在門外。已滅燭就枕。湍善鼓琴。暗中搏拊不止。二僧亦未交睫。聞有敲窗者。問之不對。以爲小吏故作戲耳。少焉一聲劃窗甚響。僧起再明燈。卽升榻望窗紙破處。有婦人小面正可櫺間。良久入卓上立。形體悉具。僅高尺餘。僧喚僕不應。密相與計。此亦無足畏。俟其至前。則兩人執之。一人啟門呼僕入。五男子當一女

鬼。便可成擒也。婦人稍下牀倚坐。已與常人等。遂揭帳而登。僧始聳然如體挾冰霜。不暇施前策。婦人忽趨而下。自爲揜帳。取缽便溺。其勢如傾斗水。退至火邊。大聲吼。雷從地起。物與燈皆不見。湍琴猶在膝。驚魄定。方復起。共坐達旦。明日告邑肖。皆莫知何怪。其室今爲吏舍云。

韶州東驛

王行中與兄克中。自撫州金谿攜僕卒十餘人。往廣州省其父。過韶州東境。將入驛。驛卒白。此有所謂七聖者。多爲往來之害。不若詣旅邸。安靜無事。行中以謂卒憚於供承。故妄言恐我。且吾一行不爲少。正有物怪。豈不能禦。竟宿焉。衆僕處外。三僕在堂。夜且半。內外諸門忽同時洞開。燈燭陳列。行中又疑爲盜。杖劍膝上。須其入而殺之。克中但蒙被坐。誦楞嚴呪。良久聞堂上兵刃戛擊。其呼譟應和之聲。全與世間惡少年所習技等。行中窺于門。見七男子被髮袒裼。各持兩刀。跳擲作戲。始大懼。徑登床。伏于兄衾。衆鬼入室。盡挈箱篋出。幷帳亦擧去。取行庖食物啖嚼。又竊窺之。已斷三僕首。幷手足肝肺。分挂四壁。益駭怖。不敢復開目。漸亦昏睡。俄鄰雞再唱。寂不聞聲。心稍定。天明而起。則籠帳之屬。元不移故處。三僕悉無恙。略述所見頗同。但不深記屠割時事。其宿于外十輩。亦有被此害者。雖皆不死。而神氣頓癡。顏色枯悴。蓋血液已失故也。克中仕至肇慶通判。行中爲廣西幹官而卒。

海門鹽場

通州海門縣監鹽場劉某。生一男。夜睡驚啼。父母往視。見兒頭上有泥捻饅頭兩枚。揮去之。兒卽愈。它日

復然。自是常置坐側。或與乳嫗介處。則怪復至。劉知祟所爲。責之曰、汝能爲怪。胡不施吾夫婦間。但困嬰孩何也。是夜故出宿外舍以驗之。明旦起。枕席及踢牀上。凡列泥饅頭三十餘大小各異。又衣服器皿之類。多無故而失。訪之無蹤。婢妾良以爲苦。一日守門者語老僕曰、兩尼童入宅甚久。可以遣出。僕入白之。元無有也。少頃門者見其出。卽隨逐之。過牆角小廟而隱。劉具香酒。詣其處禱曰、自居官以來。於事神之禮無所曠。何乃造妖如此。今與神約。能悉改前事。當召僧誦經。辦水陸供。以資冥福。不然、投偶像於海中。焚祠伐樹。二者唯所擇。再拜而退。才還家。前後積失衣皿六十種。宛然具存。兒疾亦不作。劉滿秩善去。代者到郡。郡守田世卿招飯。席間話此事。至暮更衣久不返。遣官奴就視。已仆地氣絕。呼醫拯療。中夕始甦。既之官。兩子併夭。世卿聞彼大樹起孽。命卒伐爲薪。劉氏免其禍。而代者當之。爲可憐也。

揚州醉人

建炎二年、鄭人孫宣仲甫侍父大夫君恪如揚州。舍於旅邸。周官人者亦寓焉。一客醉且狂。從外來。踞肆邸內。出穢惡語。周指孫居室謂曰、此官員性猛厲。將執汝盡去之。客愈喧勃。不可禁。良久大夫君出謁。宣仲獨守舍。客徑入室。解索縛宣仲於案。時羣僕悉出。無救解者。周生亦閉戶。客忽自捨去。登高橋。語行人曰、我適詣某店。遭孫大夫父子困辱。無面目見人。遂取腰間小佩刀。刺喉下立死。邏卒以告兵官。亟逮捕孫周諸人至。且將驗視死者。俄而復蘇。能言。自索紙對狀云、實以醉後狂言。原未嘗爲孫氏所辱。橋上云云、亦不能記。皆身之所爲。他人無預也。於是盡得釋。其人旋踵竟死。非生前一狀。孫幾爲所累云。

海門主簿

通州海門縣主簿攝尉事。入海巡警。爲巨潮所驚。得心疾。謂其妻曰、汝年少又子弱。柰歸計何。妻訝其不祥。簿曰、有婦人立我傍求緋背子。宜卽與。妻縫緋紙製造焚之。明日又言渠甚感激。但云大一裙耳。妻詣昨焚處檢視。得於灰中未化也。復爲製一衣。簿時時說見人從竈突中下。而居室相去遠。目力不能到。凡月餘。預以死日告妻。奄忽而隕。官舍寓尼寺。妻不勝懼。倩兩尼伴宿。才過靈幃前。一尼遽升几坐。作亡者語。且命邀邑宰孫愬孫來與問答甚悉。又數小吏某人之過。乞箠之。孫如其戒。而諭以理曰、君誠不幸死。亦命也。眷眷如是。何得超脫。爲邀僧惠瑜說佛法。經一日、尼乃醒。及喪歸。又對衆附語。令其妻欲嫁則嫁。切不可作羞汙門戶事。吾不恕汝。人或疑小吏之故云。

南豐主簿

閩人王某（不欲名）爲南豐主簿。惑官奴龍瑩。遣妻子還鄉。獨與瑩處。知縣孫慤諫止之。不肯聽。終竊負以逃。繼調湖南教授。瑩隨之官。飲食菜茹。皆資於外庖。一日瑩攜粥來。勤渠異常時。王未暇食。忽有煤塵落盌內。命撤之。瑩曰、但去其汚處足矣。何必棄。強王必使食。王怒曰、既不以爲嫌。汝自啖之。瑩亦不可。王愈忿。適一犬自前過。乃翻粥地上。縱使食。須臾間犬吐黑血。宛轉而死。王詰其事。瑩曰、粥自外入。非知其然也。命呼庖者。庖者曰、每日實供粥。旦獨却回云宅內已自辦之。原粥尚在。可具驗也。遂窮搜室中。得所煮鉢。瑩始色變。執送府訊鞫。服與候兵通。欲賓藥毒主翁。然後罄家貲以嫁。及議罪。以未成減等杖脊而已。此

可爲後生之戒。非落塵賜祐。王其不免。

謝花六

吉州太和民謝六以盜成家。舉體雕青。故人目爲花六。自稱曰青師子。凡爲盜數十發。未嘗敗。官司名捕者踵接。然施施自如。巡檢邑尉數負累。共集近舍窮索之。其黨康花七者。家已豐餘。欲洗心自新。佯爲出探官軍密以告尉。尉孫革又激諭使必得。遂斷其足來。乃遣吏讋致。扣其平生。自言精星禽遁甲。每日演所得禽名。視以藏匿。如值畢月烏。則以月夜隱於烏巢之下。值房日兔。則當晝訪兔蹊。往來若與本禽遇。則必敗。家居大屋。而多棲止高樹上。是時與康七同行劫事既彰露。課得鴞火猴。乃往水濱猴獮所常游處。忽一猴過焉。甚惡之。明日復得前課。又明日亦如之。而猴無足。知必無脫理。見康七來疑之。欲引避。爲甘言所啖。又念相與爲盜十年。不應遽賣我。纔相近。右足遂遭斫。尚能跳行數十步。得一草藥解止血。定痛。拔以裹斷處。又行百步。痛極乃仆。今無所逃死也。是年會赦。亦以一支折得放歸。今猶存。雖不復出。但爲羣盜之師。鄉里苦之。右七事孫革說。

夷堅丁志卷第四 十四事

孫五哥

鄭人孫愈王氏甥也年十八九歲時到外家與舅女眞眞者凭闌相視有嘉耦之約歸而念之會有來諏昏對者母扣其意云如眞眞足矣母愛之甚亟爲訪于兄兄言吾數壻皆官人而甥獨未仕若能取鄉薦當嫁以女愈本好讀書由此益自勤苦凡再試姑蘇輒不利女亦長大勢不可復留乃許嫁少保趙密之子愈省兄憩于臨安因赴飲舅氏眞眞乘隙垂淚謂曰身已屬他人與子事不諧矣愈不復留卽還崑山故居遇姪革於道邀同舟問之曰世俗所言相思病有之否我比日厭厭不聊賴腸皆擊痛如寸截必以此死革宛轉尉解且誚之曰叔少年有慈親而無端戀著如此豈不爲姻黨所笑既至家館革于外舍愈宿母榻半夜走出呼革起曰恰寢未熟聞人呼五哥愈第五視之則眞眞也急下牀茫無所覩此何祥哉革留旬日過臨安適眞眞成禮於趙氏次日合宴恍然見人立其旁驚曰五哥何以在此便得疾踰月乃瘳是時愈已病羸瘠骨立與母謁醫蘇城及門爲母言此病最忌噦逆及嘔血若證候一見定不可活語畢忽作惡吐鮮血數塊而死方女有所見之夕愈尙無恙豈非魂魄已逝乎後生妄想不識好惡此爲尤甚故書以戒云女今猶存

司命府丞

王筌字子眞鳳翔陽平人其父登科兄弟皆爲進士筌獨閑居樂道一日郊行憩瓜圃間野婦從乞瓜乳齊於腹筌知非常人問其姓曰吾蕭三娘也筌取瓜實諸橐以遺之婦就食輟其餘曰爾可嘗乎筌接取而食無難色婦曰可教矣神仙海蟾子今居此當度後學吾明日挾汝往見及見海蟾曰汝以夙契得遇我命長跪傳至道授丹訣戒以積功累行遂還家白母遣妻歸周游名山一時大臣薦其賢賜封沖熙處士元符三年再游茅山先是中峯石洞忽開眞誥所謂華陽洞天便門者也一閉千歲矣又甘露□降道士劉混康曰必有異既而筌乃來受上清籙是夕仙樂聞于空浮之上留踰歲晝夢二天人與黃衣從者數百乘擁白虎來迎跨虎而行登危躡險由中峯入石洞向所開便門顧視左右金庭玉室兩青衣童入通見茅君再拜謁君問勞甚厚曰帝已勑汝華陽洞天司命府永因賜金尺以還及寤別混康曰吾數將盡且有所授從此逝矣下投道人葛沖曰敢以死累公預言八月十七日當解化及期具衣冠端坐而卒時建中靖國歲春秋財六十一

劉士彥

劉士彥自睦州通判替歸京師檥舟宿泗間遇乞人年可十七八目瑩脣朱光采可鑑異而問之對曰吾賣豆每粒千二百錢劉曰吾適乏錢只有所衣綿襖以奉償如何曰固可也容取豆以紙一幅於兩乳間擦摩之輒有黑豆數粒出取一與劉擲其餘汴水中劉欲吞之曰未也又探胷掖間復有菜豆數粒出亦取一與劉而擲其餘劉併吞二豆畢與所許衣笑而不取劉始病蠱不能食即日食如初而益多後面色

如丹但每歲一發渴必飲水數斗覺二豆在腹中如棗大乞人又約某年相見於淮西不知如何也右二事見浮休集

蔣濟馬

乾道七年秋大饑江西湖南尤甚民多餒死八年春邵州遣吏蔣濟往衡山岳市買朴硝等物造甲乘馬以行緣道踐人麥田或以米飼馬二月二十七日至衡山境內櫟岡忽天色斗暗不辨人物雷聲大震良久開晴濟與馬皆仆地死矣邵州以事申轉運司轉運判官陳從古揭牓一路以示戒

皁衣髽婦

婺源士人汪生乾道六年春過常州宜興爲周參政館客季冬之夕有婦人自外來通身皆皁衣頂爲兩髻貌絕美手捧漆杯杯中盛果饌別用一銀杅貯酒徐步至前曰夫人以天寒夜長念先生孤坐令妾進酒汪且喜且疑謂夫人不應深夜遣美妾獨出豈非宅內好事者欲試我歟然服飾太古似非時世裝二者皆可疑不敢舉首亦不飲婦人曰此酒正爲先生設何所嫌言之再三汪遂飲猶未半婦人自取果肴食又謔浪嬉笑通綢繆之意汪始愧恐放酒走出良久復入焉一無所見明夜其來如初至于三汪不得已悉所見白周公公曰家間尋銀杅無處所方以責婢僕得非怪邪命遍索幽隱至酒室見古鑑甚朴杯杅皆在內周曰必此物也舉其腹視之乃唐乾封年造卽碎之自此無所覩汪說

沅州秀才

沅州某邑村寺中。僧行者十數輩。寺側某秀才善妖術。能制其命。凡僧出入。必往告。得贐施必中分。不然。且受禍。雖雞犬亦不可容。紹興三十年。客僧旦過。方解包。會鄰村有死者。急喚僧誦經入殮。時寺衆盡出。唯此客獨往。得錢七百以還。既而衆歸知是事。相顧嗟愕。至暮悉捨去。客固不悟也。飢甚。入廚取食。舉自閉三門。升佛殿坐佛脚下。以袈裟蒙頭。誦楞嚴呪。夜過半。迅雷一聲起。霹靂繼之。而窗櫺間月色如晝。俄聞鈴鐸音。若數壯夫負巨木。欲上復下。如是三四反。又若失脚而墮。遂悄無所聞。天明出視。得四紙人於階下。旁一棺亦紙爲之。漫摺於懷中。少頃衆至。見之驚。爭問夜所覩。具以本末告之。且云。彼人習邪法。既不能害人。當自被其害。試共往扣。則秀才果已斃。四體如刀裂。寺以告縣。遣巡檢索忠者體究其事云。王充老戩。

德清樹妖

宋安國爲浙西都監。駐湖州。其行天心法猶不廢。德清民家爲祟擾。邀宋至其居。治不效。更爲鬼挫辱。宋忿怒。詣近村道觀。齋戒七日。書符誦呪。極其精專。乃仗劍被髮入民居後大樹下。禹步旋繞。忽震雷從空起。樹高數丈。大十圍。從頂至根析爲兩。又震數聲。枝榦無巨細。皆劈裂如算籌。堆積厥地。怪遂掃跡。

郭簽判女

湖州德清縣寶覺寺。頃有郭簽判。葬女柩於僧房。出與人相接。大爲妖害。後既徙葬。而物怪如初。寺中扃此屋三間。不敢居。久之。侍衞步軍遣將卒來近郊牧馬。宗室子趙大詣寺假屋沽酒。僧云。無閑舍。獨彼三

間以鬼故不爲人所欲然非所以處君也趙曰得之足矣吾自有以待之卽日啟門通三室爲一正中設榻枕劒而臥夜漏方上女已颯然出豔粧鮮服立於前趙曰汝何人何爲至此笑而不言問之再三皆不對趙遽起抱之頗窘畏爲欲去之狀俄頃間如煙霧而散懷中了無物自是帖然趙居之十餘年不復有所覩

鎭江酒庫

歐陽嘗世爲鎭江摠領所酒官以酒庫摧陋買民屋數區卽其處撤而新之時長沙王先生赴召過鎭江其人精治崇魑魅不假符水呪祓蓋自能默覩歐陽遇之於府舍卽往謁邀至新居具食以待扣之曰此地有鬼物乎曰有二鬼一以焚死一以縊死然皆畏君不敢出但一大蛇枉死不知其故當令君見其形左右聞者毛悚飯罷王語主人可視壁間視之蛇影大如椽長袤丈自東而西乃具詢主吏對曰一酒匠因烝酒墮火中一庫典以盜官錢自盡而不能記蛇事云右三事皆歐陽脩說此其父也

胡教授母

處州胡教授母年九十而終前兩日何人來與語使之告世人云大鼓不鳴深水不流六月降霜蘆沉石浮間隔寒泉高山一丘且言冥司處處令人報世間公直爲上勿攘田土錢物見專治此等事更有數語傳者以爲不可載時乾道八年何繳說

戴世榮

武翼郎戴世榮建昌新城富室也所居甚壯麗紹興三十二年家忽生變怪每啟房門常見杯杓殺饌羅列地上羣犬拱立于傍篋中時時火作燒衣物過半而篋不壞妻趙氏在寢覺牀側如人擊破瓦缶數枚者一室振動塵霧瀰然尋卽臥病或擲甎石器物從空而下門闥窗柱敲擊不暫停其音亦錚淙可愛驗擊處皆如繭栗痕歷歷可數醫者黃通理持藥至奪而覆之倉黃卻走飛石搏其腦立死巫者湯法先跳躍作法爲二圓石中其踝匍匐而出僧志通持穢跡呪結壇作禮未竟遭濕沙數斗壅其頭項幾至不免親戚來問疾者慮有所傷敗皆面壁而行百種禳禱無少效趙氏以所受張天師法籙鋪帳頂裂而擲之地竟不起世榮足患小疽遭怪尤甚乃取魚網離地數尺徧布室中以避投石之害猶擲於網之下不已相近三二十里人家盌楪陶器無一存者皆不知所以失蓋其日夜所擊之物也世榮疾篤見異物立廷下馬首赤鬣長丈餘須臾首漸低大叫一聲拏空而去不數日疽潰而死家遂衰替世榮雖富室子然鄉里稱善人殊不測所以致怪也趙氏兄善宰說

京西田中蛇

河中府老兵胡德壯年往京西捕盜晝過村野遇大蛇於麥壠中昂首疾行麥爲之靡數卒挾槍刺殺之其長丈許分爲十餘臠各挈提以去德取其頭挂于槍行未遠村婦人望見搏膺迎哭曰誰令兒輕出以速死率家人共挽德至所居哀訴且買蛇頭瘞之又一客以端午日入農民家乞漿值其盡出刈麥方小立閒屋側喀喀作聲趨而視則有蛇踞屋上垂頭簷間滴血于盆中客知必毒人者默自念吾當爲人除

害乃悉収血寘其家齏甕內詣鄰邸以須良久彼家長幼負麥歸皆渴困爭赴廚飲齏汁客飯畢復過其門則舉室死矣外舅爲河中教授日胡德爲關者說此事

建昌井中魚

大觀戊子年七月五日建昌軍驛前大井水連日腥不可飲居民浚治之得一魚可三指大類鯽而眼上赤紋色如金頭有兩角細而堅硬民貯以巨桶幷買楮錢送于江至暮大風急雨吹折大木無數皆疑以爲龍類云

王立燒鴨

中散大夫史忞自建康通判滿秩還臨安鹽橋故居獨留虞候一人嘗與俱出市值賣燒鴨者甚類舊庖卒王立虞候亦云無小異時立死一年史在官日猶給錢與之葬矣恍忽間已拜于前曰倉卒逢使主不暇書謁遂隨以歸且獻杵中所餘一鴨史曰汝既非人安得白晝行帝城中乎對曰自離本府卽來此今臨安城中人以十分言之三分皆我輩也或官員或僧或道士或商販或倡女色色有之與人交關往還不殊略不爲人害人自不能別耳史曰鴨豈眞物乎曰亦買之於市日五雙天未明齋詣大作坊就釜竈燔治成熟而償主人柴料之費凡同販者亦如此一日所贏自足以餬口但至夜則不堪說既無屋可居多伏於屠肆肉案下往往爲犬所驚逐良以爲苦而無可奈何鴨乃人間物可食也史與錢兩千遣去明日復以四鴨至自是時時一來史竊歎曰吾人也而日與鬼語吾其不久於世乎立已知之前白曰公無

用疑我。獨不見公家大養娘乎。袖出白石兩小顆。授史曰、乞以淬火中。當知立言不妄。此媼蓋史長子乳母。居家三十年矣。史入戲之曰、外人說汝是鬼。如何。媼曰、六十歲老婢。眞合作鬼。雖極忿懼。而了無懼容。適小妾熨帛在旁。史試投石於斗中。少頃焰起。媼顏色卽索然。漸益淡淺。如水墨中影。忽寂無所見。王立亦不復來。予於丙志載李吉事。固已笑鬼技之相似。此又稍異云。朱椿年說。聞之於史倅。

夷堅丁志卷第五十五事

三士問相

政和初建州貢士李弼、翁粲、黃崇三人偕入京師游相國寺時有術者工相人平生禍福只斷以數語其驗如神共扣焉曰李君即成名官至外郎翁君須後一舉官亦相次黃君隔三舉乃可了官亦與翁同既而弼粲如其言崇蹉跎恰九歲方復獲解入京相者猶在見崇來大呼曰何爲至此崇話疇昔事且言李翁二君已登科相者曰往來如織安能記省姑以君今日論之法當得陞朝官以上柰何作不義事謀財殺人陰譴已重宜速歸非久當死不必赴省試也又問幾子曰三人曰行亦絕矣崇不樂而退果下第歸不一年而死三子繼夭妻改嫁其嗣遂絕初崇母既亡父年過六十買妾有娠臨就蓐崇在郡學父與崇弟謀晚年忽有此吾甚愧今將不舉乎或與人乎不然姑養育待其長使出家若何對曰此亦常理唯大人所命不若舉而生之兄歸須有以處妾遂生男第遣信報崇崇即還揖父於堂父告以前事命抱嬰兒出時當秋半閩中家家造酒汲水滿數巨桶置廷內以驗其滲漏崇以手接兒徑擲桶中溺殺之父扶淚而已蓋黃氏貲業微豐崇畏兒長大必謀分析故亡狀如此宜其隕身絕祀也李弼仕至朝奉郎宗子博士翁粲至承議郎台州通判相者可謂造妙矣

陳通判女

興化陳子輝紹興戊午待南雄通判闕居鄉里當夏夜家人聚飲其妻顧長女使理樂樂聲失節怒而叱去之女不復出酒罷問所在得於後堂空室中對燈把針癡不省事挾與還臥床則已死氣雖絕而心微温醫巫拯療不効凡奄奄百二十日聞泉州有道士善持法招之而至先以法印印遍體乃召其魂云爲漳州大廟所錄後兩夕忽呻吟作聲至旦屈右足呼痛視之一指破流血正晝稍能開目又明日始言外翁召我去女外家在漳州元未嘗識而說其舍宇不少差且云外翁嫁我與大王作小妻受聘財金釵兩雙臂纏一雙銀十笏錢千貫采帛不勝計猪羊各二十口酒數十缸我入王宮大王極相憐每日食飲必三人共坐又令訓諸小婢音樂留甚久外報家人來欲取我他未欲歸王亦使逐去比兩日間又報或持官文書督取甚峻王發怒遣兵扞拒之使者將舉火焚宮通我身皆火焰王欲相近不復得羣吏曳我以出王索轎送我轎卒恐懼奔竄不得已獨行山路險确腰股俱疲過嶺下小石損我足仆地移時至今猶痛不堪忍自是神采如舊但每至陰雨則小腹必痛後以嫁迪功郎郭某辛酉歲成昏於南雄州

四眼狗

建陽黃德琬買一犬純黑而眉下兩點白如眼然因呼爲四眼居三歲田僕陳六來告曰宅主衆犬屢齧殺羊驗之而信家凡六犬命悉擊殺之勿令遺類以相教習五犬死獨四眼佚去過兩夕來夢於黃妻云官欲盡殺犬我實無罪平生不咬羊只在後門夜守賊願免一死妻言之於黃明日再究詰果不與同類混跡心欲貸之已復歸矣自是眞宿後墻下又七年尚存

師逸來生債

建陽醫僧師逸好負債。嘗從縣吏劉和借錢十千。累取不肯償。劉憤曰。放爾來生債。自是絕口不言。後五歲逸死。又二歲劉之母夢其來。如平常。俯而言曰。昔欠錄公錢十貫。今日謹奉還。遂去。母覺而告劉。此何祥也。拂旦田僕來報昨夕三更白牸生犢。

張一償債

建陽鄉民張一貸熊四郎錢兩千。子本倍之。經年不肯償。熊督索倦矣。好與言曰。無復較息。但求本錢可乎。張愧謝。稍以與之。竟負元數八百。熊亦不復取。三年而張卒。卒之四年。熊夢張以八百錢來償。置地上。皆小錢。留與坐啜茶乃去。覺而與妻說方竟。一僕扣門曰。牛生犢甚大。急欲酒作福。熊喜甚。僅再旬。犢不疾輒死。鄰屠來就買。熊需兩千。屠笑曰。是有何所直。剝而盡貨。豈不及此數。但有鬻牛之名。當先以酒及梧羹啖里正。又以餉四鄰。乃取其贏。今唯有八百錢。幸見付。否則已耳。解腰間囊擲于地。正張生夢中所償處。儼然小錢也。熊方悟前事。亟與之。

吳輝妻妾

紹興甲子五月。江浙閩所在大水。崇南縣黃亭鎮人百餘家盡走。登扣冰庵以避之。門廊堂殿皆滿。建陽人吳輝娶黃亭藍氏。端午日。妻歸寧。正值水禍。同一妾從父母棲于庵之鐘樓。睡覺聞雞鳴。則身乃在山上松林中。莫知所以能至。迨旦觀之。蓋庵後山也。妾亦在旁。父母與家人皆不見。凡來庵中千口。其得生

者十之一。悉若虛空中有人送出者。庵屋盡爲水蕩去。地面亦無復存。

句容人

紹興二十一年十二月。知建康府王伸道□遣駛卒往茅山元符宮。限回程甚速。還次中塗。值夜寒甚。望山腳下園屋內熾火。亟就之。至則村民七八輩。圍守一尸。云是人自縊於此室。吾曹乃里正及鄰保。懼爲蟲鼠所壞。故共守以須句容尉之來。衆或坐或睡。駛卒不敢久留。獨出行。月色朦朧。方前趁。而屋內人有相踵者。與之語。亦相應答。可二里許。正逢一缺溝。駛躍而過。後者不能越。墜於溝中。其聲輒然。駛回步扶掖。則死矣。奔詣道旁舍。扣戶告主人曰。我欲還府。有山下守尸者相從。失足溝中。似不可救。幸爲語諸人。使視之。舍翁燭火以往。正見數輩驚遽馳走。言失卻死尸。聞其報。隨以前。果得之。復舁還室。舉置繩纚中。明日。尉熊若訥始至。蓋強魂附尸欲爲厲。駛卒亦危哉。

荊山莊甕

秦氏當國時。金陵田業甚富。曰永寧莊者。保義郎劉穩主之。曰荊山莊者。陳某主之。紹興壬申。劉因事過陳舍留宿。晚如廁。見羣豬環瓮飲米泔。瓮爲豬所摩。微露黃色。扣之則銅也。還訪於陳。曰。頃以瓦甕或木槽飼豕。屢爲所壞。前歲耕夫獲此於土中。吾以米五斗得之。質性堅重。庶其可久。劉曰。我欲買往句容。改鑄器玩可乎。陳曰。細事耳。劉償絹兩匹。命僕持歸。磨治瑩潔。光采粲然。是歲齋租入詣秦府。試以獻相君。相君視之。乃眞金也。蓋漢時生金所製。重二十四斤。卽奏諸御府。而厚以錢帛犒劉生。

員家犬

員琦爲建康軍統領官日部有四人善盜晝解人衣夜探雞犬無虛日琦諭隊將戒之貸其前過曰後勿復犯琦家養狗黑身而白足名爲銀蹄隨呼拜跪甚可愛忽失之揭牓募贖凡兩日餘老兵來報四偸方殺狗亨食亟遣驗視狗已熟皮毛儼然琦命虞候泣埋又以灰印印地面使不可竊取窮究曲折果四人同謀二人用索鈎腎之於東門外城下琦呼責將官猶以已微物使勿深治將官取同謀者杖背五十正盜者鞭滿百旬日內受鞭者皆死一夕琦門內聞狗爬聲絕似銀蹄家人皆笑曰豈狗鬼乎呼之卽應及啓門搖尾而入銜人衣且拜且躍悅樂不勝名狀明日驗瘞處印如初土亦不陷但穴中空空又疑向所殺者爲他人家畜復具載形色遍牓外間許人識認亦無尋訪者始知其冤業所召云銀蹄再活十年方死

威懷廟神

建陽縣二十里間蓋竹村有威懷廟以靈應著陳秀公升之少年時家苦貧朋友勉以應鄉舉公雖行而心不樂過廟入謁祝盃筊曰某家貧今非費數千不可動亦無所從出敢以決於靈侯舉三投之皆陰也意愈不樂同塗者強挽以前既入城夢人白言蓋竹威惠侯來相見出延之具賓主禮神起謝曰公惠顧時吾適赴庵山宴集夫人不契勘誤發三陰筊公此舉卽登科官至宰相矣公驚寤他日齋戒祕往禱連得吉卜如所占果拔鄉薦明年登甲科爲熙寧相

靈泉鬼魋

王田功撫幹建陽人居縣境之靈泉寺寺前有田田中有墩墩上巨木十餘株徑皆數尺藤蘿繞絡居民目爲鬼魋幽陰肅然亦有歲時享祀者王將伐爲薪呼田僕操斧皆不敢往王怒欲撻之不得已而行纔施數斧木中血流僕擲斧乃止還白焉王撻其爲首者二人曰只是老樹皮汁出安得血羣僕知不可免共買紙錢焚之被髮斫樹每下一斧卽呼曰王撫幹使我斫竟空其林得薪三千束時紹興十三年也經月王疽發於背自言見祟物既死祟猶不去衆爲別栽木其處以謝之今蔚然成林祟始息

魚病豆瘡

溧水尉黃德琬巡警至高淳鎮見漁人艤舟十數泊岸旁不施罔罟貌有愁色問其故對曰今歲黃顙魚遭疫皆患豆瘡數日以來無一魚可捕黃命取驗之舉罔得數枚熟睨果病瘡正與人所苦無異或遍身或頭尾口眼閒云踰旬方平復然居人畏有毒不敢食也

石曰湖螭龍

溧水縣石曰固陽湖中淺處有官圩亘八十四里爲田千頃名曰永豐圩政和以來歷賜蔡韓秦三將相家紹興二十三年四月爲江水所壞朝廷下江東發四郡民三萬修築時秦氏當國州縣用命督工甚整次年四月十二日正晝忽有巨物浮宣江而下蹙浪蔽川昂首游其閒如蛟螭之類而戴角村民老弱夾岸呼譟爭擐罔罟監舂循水旁捕魚邑尉黃德琬適董役見之問其人皆云螭龍也或一年或二年或三

五年。必一出。其體涎沫甘腥。故羣魚逐而啖食。但掠岸時漁人所獲無百斤以下者。是日此物穿丹陽湖而去。至歲暮。石臼湖水合。舟楫不通。月望夜。又一螭自湖中徙丹陽。聲如震霆。堅冰裂開一丈二尺餘。鼓浪亦高。冰破處經兩日不合。乃知圩隄決潰。蓋是獸所爲也。

陳才輔

建炎末。建賊范汝爲、葉鐵、葉亮作亂。建陽士人陳才輔。集鄉兵。殺葉鐵父母妻子。賊猖獗益甚。紹興元年。遂據郡城。朝廷命提舉詹時升奉使謝嚮。同招安。羣盜皆聽命。獨葉鐵不肯。曰。必報陳才輔。乃可出。詹爲立重賞。擒獲以畀之。鐵選三十輩。監守人。與錢一千。戒之甚至。曰。失去則皆斬。欲明日邀使者。及諸酋高會而甘心焉。監者以巨索縛陳腳。倒垂梁間。大竹篾拳其手。劍戟成林。相近尺許。舌一刀甚利。至二更。衆皆醉。陳默禱曰。才輔本心忠孝。爲國爲民。老母在堂。豈當身受屠害。若神明有知。願使此曹熟睡。刀自近前。爲破索出手。使得脫去。良久。刀果自前。如神物推擁。陳以掌就斷其篾。兩手既釋。稍扳援割截。繫縛盡斷。遂握刀趍門。一人睡中問誰開門。應曰。我。其人不知爲陳也。曰。不要失卻賊。陳曰。如此執縛何足慮。及出門。已三鼓。行穿後巷約一里。聞彼處喧呼曰。走了賊。陳益窘。顧路旁坎下。篁竹蒙翳。急藏其間。而千炬齊發。搜尋殆遍。坎中亦下槍及百十。偶無所傷。諸人言必歸建陽。或向劍浦。宜分詣兩道把截。陳不敢擇徑路。但屈曲穿林莽中。明日抵福州古田境。賣所持刀。得錢買飯。直趍泉州。就其姊壻黃秀才。踰八日而十卒持詹君帖至。復成擒。陳知不免。亟自碎鼻。以血汙身。佯若且死。十卒自相尤曰。柰何便至此。扛置邸

中。眞以爲困悴。不復防閑。又三日。黃生來視。適茶商置酒。招黃及十人者。商家相去稍遠。唯七人往赴。留三人護守。陳又默禱如曩時。三人皆飲所餉酒亦醉。買菜作羹。一坐房前。一吹火竈間。一洗菜水畔。陳乘間攜棍棒揮擊。卽死。南走漳州。竟得脫。明年。韓靳王平賊。陳用前功得官。

張琴童

張永年居京師。時值暮冬大雪。家人宴賞。遣小蒼頭曰琴童者。持糖蟹海錯。餉三里間親戚家。小兒輕捷不憚勞。雪中往復三四反。雙足受凍。色紫黑。其母居門首。見而念之。呼入與湯使淋洗。凍已極。不知痛。少頃。八指悉墮盆中。母視之。皮內血皆成冰。爲湯所沃。故相激而斷。此卷皆黃德琬說。

夷堅丁志卷第六 十四事

和州毛人

宣和中。和州一老婦人攜兩男。大者二十六歲。小者二十歲。云在孕皆二十四月乃生。遍體長黑毛有光采。眼睛如點漆。白處如碧雲。脣朱如丹。皆善相術。嘗召赴京師。嬰金帛。遣歸州。通判黃達如邀問相。大者曰。可至大夫與州。生六子。其半得官。黃呼長子出見。問有官否。搖其首。問壽幾何。曰。將錢來。數至四十四錢。願其弟曰。是麼弟曰。是即與之。又相長女。問有封邑否。不對。問壽得五十三錢。相次女得二十七錢。凡閱數人。率如是而已。初無多言。是後二十餘年。黃仕歷御史郎。官至朝請大夫。知徽州而卒。六子。三入官。長子長女享年。如所得錢之數。次女以紹興甲子歲。從其夫祝生赴衡山尉。溺死於江。恰二十七歲。

王文卿相

建昌道士王文卿。在政和宣和間。不但以道術顯。其相人亦妙入神。蔡京嘗延至家。使子孫盡出見。王皆唯唯而已。獨呼一小兒。謂曰。異日能興崇道教者。必爾也。京最愛幼子。再詢之。王拊所呼兒背。曰。俟此兒橫金著紫。當賴其力。可復官。京大不樂。小兒者。陳楠元承也。母馮氏。蔡之甥。故因以出入蔡府。紹興間。諸蔡廢絕。陳佐韓靳王幕府主徽猷閣待制知池州。歲在辛酉。蔡京子孫見存者特敍官。向所謂幼子者。適來池陽料理。陳為之保奏。陳行天心法食素。眞一黃冠耳。

奢侈報

紹興二十三年鎮江一酒官愚騃成性無日不會客飲食極於精腆同官家雖盛具招延亦不下箸必取諸其家夸多鬬靡務以豪侈勝人嘗令匠者造十卓嫌漆色小不佳持斧擊碎更造焉啖羊肉唯嚼汁悉吐其滓他皆類此統領官員琦從軍於彼每苦日諫之反遭詆辱後八年琦從太尉劉錡信叔來臨安謁貴人於漾沙坑琦坐茶肆向來酒官者直入相揖裹碎補烏巾著破布裘裘半爲泥所汚跣足行形容不可辨久乃憶之問其故泣而對曰頃從京口任滿到都下求官累歲無成孥累猥衆素不解生理囊橐爲之一空告命亦典質妻子衣不蔽體每日求丐得百錢僅能菜粥度日琦曰何至沾汙如是曰得錢糴米而無菜資但就食店拾所弃敗葉又無以盛貯惟納諸袖中所以至是琦惻然曰亦記昔時相勸乎曰天實折磨何所追悔琦遂至所寓餉以羊酒又與錢數十千使贖告身後不復見又有郭信者京師人父爲內諸司官獨此一子愛之甚篤遣從臨安蔡元忠先生學信自傲一齋好絜其衣服左顧右眄小不整即呼匠治之以綀羅吳綾爲鞋襪微汙便弃去浣濯者不復着黃德琬以紹興己卯赴調適與之鄰每勸之曰君後生未知世務錢財不易得君家雖富亦不宜枉費日復一日後來恐不易相繼耳信殊不謂然隆興甲申冬黃再入都因訪親戚陳晟見信在焉爲晟教幼子衣冠藍縷身寒欲顫月得千錢自言父已死尚有田三百畝家資數千緡盡爲後母所擅一夕徑去不知所往素不識田疇所在無由尋索也黃與數百錢捧謝而退

陳元輿

陳元輿軒侍郎。建陽人。原名某。未第前。夢經兩高門。各有金書額。若寺觀然。一曰左丞陳軒。一曰右丞黃履。既覺。卽改名。以嘉祐八年第二人登科。履眞至右丞。而陳但龍圖閣直學士。暮年謂諸子曰。吾白屋起家。平生不作欺心事。今位不副夢。嘗思其由。昔年守杭州日。寄居逵官盛怒一老兵。執送府。欲杖之。而此兵年餘七十。決不應杖。吾旣聽贖。而逵官折簡來相誚。不獲已復呼入。其家人羅拜泣請曰。若杖必死。吾不聽。亟命行決。果死於杖下。輿尸而出。至今二十年。吾未嘗不追以自咎也。違法徇情。殺人招譴。宜其不登大位。汝等宜戒之。方陳夢時。左右丞乃寄祿官。其後始以爲執政。蓋幽冥中已知之矣。

高氏飢蟲

從政郎陳樸。建陽人。母高氏。年六十餘。得飢疾。每作時。如蟲齧心。卽急索食。食罷乃解。如是三四年。畜一猫甚大。極愛之。常置于旁。猫嬌呼。則取魚肉和飯以飼。建炎三年夏夜。露坐納涼。猫適叫。命取鹿脯自嚼而啖猫。至于再。覺一物上觸喉間。引手探得之。如拇指大。墜于地。喚燭照其物。凝然頭尖匾類塌沙魚身。如鍛。殼長八寸。漸大倂兩指。其中盈實。刮之。腸肚亦與魚同。有八子。胎生蠕蠕若小鰍。人皆莫能識爲何物。蓋聞脯香而出也。高氏疾卽愈。

翁吉師

崇安縣有巫翁吉師者。事神著驗。村民趍向籍籍。紹興辛巳九月旦。正爲人祈禱。忽作神言曰。吾當遠出。

無得輒與人問事治病。翁家狠訴曰。累世持神力爲生。香火敬事。不敢怠。不知何以見捨。再三致叩。乃云。番賊南來。上天遍命天下城隍社廟各將所部兵馬防江。吾故當往。曰。幾時可歸。曰。未可期。恐在冬至前後。自是影響絕息。嘗有富室病。力邀翁嚴潔祭禱。擲珓百通。訖不下。至十二月旦。復附語曰。已殺卻番主。諸路神祇盡放遣矣。即日靈響如初。

陳墓杉木

建陽民陳普。祖墓傍杉一株甚大。紹興壬申歲。陳族十二房。共以鬻於里人王一。評價十三千。約次日祠墓伐木。是夜普夢白須翁數人云。主此木三百八十年。當與黃察院作棹。安得便伐。普曰。誰爲黃察院。曰。招賢里黃知府也。普曰。渠今居信州。豈必來此。翁曰。汝若不信。必生官災。況我輩守護歷載。雖欲賣必不成。普覺而語其妻。妻曰。只爲此樹。常遭孫姪怒罵。切勿妄言。明日。王一攜錢酒及鵝鴨來祀冢罷。與衆聚飲於普家。飲畢。人分錢千有八十。尚餘四十錢。普取之曰。當以償我薪直。一姪素兇很。奪而撒于地。普怒毆之。至折其足。王一猶未去。懼必興訟。不復買木。但從諸人索錢。四人不肯還。又相毆。遂詣邑列訴。初諸陳各有田三二十畝。因是蕩焉。或竄徙它縣。後五年。黃察院卒於信州。其子德琬買棹未得。訪求於故里。有以陳杉來言。云願鬻已久。因校四十歲。數房蕩析。恐不能遽合爾。試遣營之。則三日之前。在外者適還。是時已成十六冢。各與千錢。皆喜而來就。竟仆以爲棹。普方話昔年夢琬細視木理。恰三百八十餘暈云。察院名達如。

永寧莊牛

秦氏建康永寧莊有牧童桀橫常騎巨牛縱食人禾麥民泣請不悛但時舉手扣額訴于天地紹興二十四年三月中正食麥苗風雨雷電摠至牛及童俱震死同牧兒望見空中七八長人通身著青布衣於烈焰中提童去又一人挈牛升虛鑿其腦後一竅闊寸許舌出一尺火燎其毛無遺監莊劉穩命舁牛弃諸江民竊攫以剝食之劉詣尉訴尉諭勸之乃止

犬齧綠袍人

崇安人彭盈納粟得將仕郎既受命詣妻家致謝其家養七八犬甚大且惡居深山間素無官人登門彭服綠袍拜妻母未竟羣犬不吠同時而出一犬先齧幞頭衆犬環搏之面皮耳鼻皆破滾轉于地家人驚迫以巨棒痛擊方退彭已困臥血中悟不能知人兩日而死犬吠所怪蓋眞有之鍾士顯侍郎只一子蔭補入官往妻族講禮斃於犬其事正同

葉德孚

建安人葉德孚幼失二親唯祖母鞠育拊視又竭力治生嘗語葉云術士言汝當得官吾欲求宗女爲汝婦建炎三年因避寇徙居州城而城爲寇所陷時葉二十一歲矣祖母年七十不能行盡以所蓄金五十兩銀三十鋌付之使與二奴婢先出城戒曰復回挾我出勿得弃我我雖死必憩汝於地下葉果不復入祖母遂死寇手及亂定已不可尋訪葉用其物買田販茶生理日富紹興八年假手獲鄉薦結昏宗室得

將仕郎。明年參選。以七月二日。謁蜀人韓愷問命。韓曰。必作官人。不讀書亦可。若詢前程。俟過二十二日立秋。別相訪。當細爲君說。葉大怒。幾欲箠辱之。同坐黃德琬勸使去。後十六日。葉得病。卽嘔血。始以爲憂。同行鄉僧來貨茶與之同歲。乃令具兩命。復詣韓。韓曰。記得此月初曾看前一命。但過不得立秋。此日不死。吾不談命。僧歸不敢言。葉病中時時哀鳴曰。告婆婆。當以錢奉還。願乞命歸鄉。勿陵遲我。竟以立秋日死。葉不孝不義。鬼神當殛之。客死非不幸也。韓之術一何神哉。

茅山道人

丙志所紀秦昌齡咎證事。不甚詳的。今得其始末。復載於此。紹興癸酉三月。秦同其姪焞。詣茅山觀鶴會。邀溧水尉黃德琬訪劉蓑衣於黑虎洞林間。席地飲酒。遣小史呼能唱詞道人。俄二十輩來。迨夜步月行歌。至清眞觀路口道堂。衆坐諸人各呈其伎。忽空中如人歌四句。黃尉能記其二云。四十三。四十三。一輪明月落清潭。秦正四十三歲矣。大不樂。歷扣二十人。此誰所言。皆曰元未嘗發口。乃罷酒而還。九月果卒。前一年。達眞黃元道。謂秦曰。君有寃對。切忌四三。秦狠求解釋之術。時幼兒弄磁瓢爲戲。黃取其一。呵祝以授秦。秦接之手內如火。不覺撲于地。黃復拾取。歎息曰。了不得。回顧醫者湯三益曰。君宜藏此物。遇有急。則傾倒之。得青丸。則不可服。紅丸則可服。後三年。湯病傷寒甚篤。試傾其瓢。得紅藥一顆。服之卽瘳。至今猶在。

泉州楊客

泉州楊客爲海賈十餘年致貲二萬萬每遭風濤之厄必叫呼神明指天日立誓許以飾塔廟設水陸爲謝然纔達岸則遺忘不省亦不復紀錄紹興十年泊海洋夢諸神來責償楊曰今方往臨安俟還家時當一一賽答不敢負神曰汝那得有此福皆我力爾心願不必酬只以物見還楊甚恐以七月某日至錢塘江下幸無事不勝喜悉輦物貨置抱劍街主人唐翁家身居柴垛橋西客館唐開宴延佇楊自述前夢且曰度今有四十萬緡姑以十之一酬神願餘攜歸泉南置生業不復出矣舉所賣沉香龍腦珠琲珍異納于土庫中他香布蘇木不減十餘萬緡皆委之庫外是夕大醉次日聞外間火作驚起走登吳山望火起處尚遠俄頃間已及唐翁屋楊顧語其僕不過燒得麁重亦無害良久見土庫黑煙直上屋即摧塌烈焰亘天稍定還視皆爲煨燼矣遂自經於庫墻上暴尸經夕僕告官驗實乃得稟葬云

僧化犬賦

陳茂秀才建陽人工爲文聚徒數十人於開福寺地藏院院僧德輔能誦孔雀經主持水陸戒律頗嚴陳之徒擾之已甚稍不副其欲浸潤於陳陳遂撰德輔白晝化犬賦播于外其隔聯云飢噬米糠幾度尋思於藥食冷眠茗帚這回拋弃於禪床闔邑士民驚而來問四遠傳者皆以爲然輔不勝忿具疏告天地旦旦登鐘樓以額扣鐘一扣一拜日百拜乃止已而陳得疾瘡穢遍體不復能聚徒困悴以死衆謂口業招譴然僧之用心報復亦爲已甚矣

張翁殺蠶

乾道八年信州桑葉驟貴斤直百錢沙溪民張六翁有葉千斤育蠶再眠矣忽起牟利之意告其妻與子婦曰吾家見葉之飼蠶尚欠其半若如今價安得百千以買脫或不熟爲將柰何今宜悉舉箔投于江而采葉出售不唯百千錢可立得且徑快省事翁素伉暴妻不敢違陰與婦謀恐一旦殺蠶明年難得種乃留兩箕藏婦床下是夕適有竊桑者翁忿怒半夜持矛往伺之正見一人立樹間仰椿以矛洞其腹立墜地死歸語家人曰已刺殺一賊矣彼夜入爲盜雖殺之無罪妻矍然疑必其子趍視之果也卽解裙自經于樹翁訝妻久不還又往視復自經死獨餘婦一身燭火尋其夫乃見三尸大呼告鄰里里正至將執婦送官婦急脫走至桑林亦縊死一家無遺元未得一錢用也天報速哉此卷亦黃得琬說

夷堅丁志卷第七十六事

戴樓門宅

顯謨閣直學士林邵年二十歲時赴省試入京師僦居戴樓門內所處極荒僻人多言彼宅凶怪以其僦直廉不問也數日後開堂屋兩山小兒語聲喚僕登屋視之無所見次夕三鼓宿房內有盜至盡揭蓋覆衣衾去而門窗如初須臾一僕舉所臥薦席其下若新坎穴衣衾在焉又次夕陰晦中一物墜地聲甚大至曉乃花紋石段四五各長數尺里巷來觀有識者云此州橋花石也時方修橋往驗之信然遂徙出

林氏壻婢

林顯謨長女初嫁一武官夫婦對飲遣婢往堂後小圃摘菜少頃壻忽大叫仆地如中風狀至曉始蘇婢亦方還蓬頭垢面衣服皆沾汚疑其乘隙有他過詰之云初入圃放燈籠於側以小刀掘菜根方舉一窠有小兒長尺許自地踊出揮刀斫之應手成四五兒愈斫愈多牽衣而上遂爲所壓墜昏不醒及覺日已出度其見怪時正壻得疾之際壻自是感心疾死林女後適中大夫任雝

王厚蘿蔔

王厚韶之長子位至節度使爲邊帥晚年歸京師一日家集菜楪內蘿蔔數十莖忽起立須臾行於案上衆皆愕然厚怒形於色悉撮食之登時嘔吐明日死幼弟寀字輔道言和初爲兵部侍郎坐天神降其家

被極刑。人以爲韶用兵多殺之報。

天台玉蟾蜍

蔡州城西軍營中有廟曰天台山廟。不知其義。廟中有石。高三尺。石眼有水。雖旱歲不涸。嘗爲人發地測之。愈深愈大。不可窮極。又有小白蟾蜍。雪色而朱目。常在水中。或至人家。則爲吉兆。朱魯公丞相勝非郡人也。崇甯四年春。得之於所居堂戶限下。以淨器覆之。周圍封誌甚密。祝之曰。若果通靈。當自歸廟。至暮舉器無見矣。徑往廟訪視。乃在水中。是歲朱公登第。

濟州逆馬

政和初。濟州村民家馬生駒。七日大與母等。額上一目。中有二睛。鼻吻如龍。吻邊與蹄上斑文如虎。色正赤。兩膊皆起肉焰。一夕食其母。皮骨無遺。逸出田間。民慮其爲患。集數十人追殺之近邸。畫工圖其形以示人。蓋獸中梟獍也。

南京龜蛇

靖康元年閏月。北虜犯南京。合圍方急。有穹龜見城中。大如車輪。高三尺。背尾九條。甲色黃如畫。每甲刻一字。可辨者八。云郭負放生千秋萬歲。餘不可讀。目光射人。頸鱗如錢。顧視殊不凡。留守朱魯公命置于城隍廟。郡人爭往觀。公畏其惑衆。乃言龜不食。豈思水耶。投之南湖。不復出。繼又雷萬春廟有大赤蛇。蟠香爐中。累日不動。但時或舉首。人莫敢近。公作文祭焉。且言賊犯城。不施陰助。乃出異物以怖人。何也。即

日蛇亡凡受敵踰半年竟不能陷

秉國大夫

張邦昌爲中書舍人使高麗至明州謁東海廟夜夢神告曰他日至中書侍郎但不可爲秉國大夫後數年當宣和末果有鳳池之拜靖康元年正月九日圍城中拜少宰出質於虜營挾以歸燕山明年都城失守虜脅立爲楚帝遂坐誅

朱勝私印

朱丞相留守南京虜寇來攻方修守備夜巡城至南門見壕外光照地悶然如燭遣人視之無物也謹識其處旦而掘之得一銅方印大徑寸古篆四字曰朱勝私印銅色深綠製作甚精朱公名勝非而印曰朱勝私亦異矣（右八事皆見朱丞相秀水閒居錄）

乾道八年予仲兄留守建康亦發土得印徑寸七分其文十二字曰西道行營水陸諸軍都虞候印欲考其何時而未暇也

大渾王

聞人輿祖字餘慶秀州人博學有文采魁伉豪梗不拘小節居於近郊自稱東郊耕民爲州學錄與學諭婁虞友善紹興丁卯夏虞以疾卒秋九月輿祖夢一客來訪其居緋袍跨馬導從甚盛諦視乃虞也謂輿祖曰幸當與君聯事呼後騎使升曰此馬頃刻千里俛仰間身已據鞍遂交轡而行夾道列炬如晝行數

里。火光浸微。至大官府中有殿南向垂簾。簾內燈燭明滅。廷下吏卒或坐或臥。見二騎至。不爲起。二人轉而東。復少北。有聽事對設兩榻。執事者鞠躬聲喏。虞揖就坐。曰。此君治所也。俄一小兒自屏間出。挽其衣。虞曰。令嗣先在此矣。蓋數年前所失稚子也。虞曰。君且歸。徐當相迎。興祖方攬轡蹴然而寤。明日。徧告常所來往者。疑爲不祥。未幾因出謁。過婁氏之門。毛骨凜然俱竦。卽得疾。扶歸家。信宿而卒。卒後。其表弟陳振。夢見之。與語如平生。振曰。聞兄爲冥吏。信否。興祖唯唯。振又曰。人持盃珓來卜者。兄能告以吉凶乎。曰。大渾王雅不喜此。振曰。然則兄爲大渾王官屬邪。興祖遽曰。吾失言。吾失言。號慟而去。振驚寤。尙依約聞其哭聲云。

張氏獄

政和初。宗室郇王仲御。判宗正。其第四女。嫁楊侍郎之孫。楊早失父。其母張氏。性暴猛。數與婦爭詈。楊故元祐黨籍中人。門戶不得志。婦尤鬱鬱。張嘗曰。汝以吾爲元祐家。故相陵若此。時節會須改變。吾家豈應終困。婦以其語告郇王。王次子士驪妻吳氏。王荊公妻族也。每出入宰相蔡京家。遂展轉達於京。京以爲奇貨。卽捕張寘開封獄。府尹劾以誹謗乘輿。言語切害。罪至陵遲處斬。二法吏得其事。曰。婦人尙無故殺法。安得有大逆罪。尹怒。並杖之。二人皆以瘡潰死。張竟抵法。行刑之日。郇王嬰然不謂至此。驪與兩弟入市觀。未幾。輒相繼死。驪見婦人被血。蹲屏帳間。又作鬼語曰。我本不欲校。無柰二法吏不肯。蔡京後感疾。命道士奏章。道士神游天門。見一物如堆肉。而血滿其上。旁人言上帝正臨軒決公事。頃之。一人出。問道

士何以來。告之故。其人指堆肉曰。蔡京致是婦人於極典。來訴于天。方此震怒。汝安得爲上章。對曰。身爲道士。而奉宰相之命。豈敢拒之。曰。後不得復爾。又曰。適已有符遣京送潭州安置矣。汝可亟還。道士寤。密以告所善者。又十年。京乃死於長沙。然郇王女及吳氏俱至八十。

湯史二相

縉雲湯丞相。四明史丞相。紹興十五年乙丑。俱在臨安。湯公以政和令赴詞科。史公以進士赴省試。同詣韓愷問命。愷時方葺所居。僅留一席地。每客來立談即逝。及二公至。各言甲子。愷呼小女設倚。延坐置茶。咨歎良久。拱手曰。二公皆宰相。即日亨奮矣。皆不敢自謂然。是年並擢第。湯公由館閣翰苑登樞府。以丁丑歲拜相。史公方爲太學博士。常語人曰。韓愷言湯公信神驗。何獨至於我而失之。今之相望。眞天冠地屨也。庚辰之冬。湯公自左揆免歸。史公正直講建邸。用攀附恩亟遷。癸未春拜相。

荆山客邸

韓洙者。洺州人。流離南來。寓家信州弋陽縣大梆村。獨往縣東二十里。地名荆山。開酒肆及客邸。乾道七年季冬。南方舉人赴省試。來往甚盛。瓊州黎秀才宿其邸。旦而行。遺小布囊於房。店僕持白洙。洙曰。謹守之。俟來取時。審細分付。黎生行至丫頭巖。既一驛矣。始覺。亟回韓店。徑趁臥室內。翻揭席薦。無所見而出。面色如墨。目瞠口哆。不能復言。洙曰。豈非有遺忘物乎。愀然曰。家在海外。相去五千里。僅有少物。以給道費。一夕失之。必死於道路。不歸骨矣。洙笑曰。爲君收得。不必憂。命僕取以還。封記如初。解視之。凡爲銀四

十四兩。金五兩。又金釵一雙。黎奉銀五兩致謝。拒不受。黎感泣而去。明年。游士范萬頃。詢知其事。題詩壁間曰。囊金遺失正茫然。逆旅仁心盡付還。從此弋陽添故事。不教陰德擅燕山。又跋云。世間嗜利。爲小人之行者。比比皆是。聞韓子之風。得無愧乎。洙今見存。

夏二娘

京師婦人夏二娘。死經年。見夢其子杜生曰。我在生時。欠某坊王家錢十二貫。某坊陳家錢三十四貫。坐謫爲王氏驢。而鬻於陳。王氏所得價錢。償已足。而陳未也。日與之負麥。然一往反。纔直三十八錢許。今日以外。尙欠十八千。非兩年不可了。吾昔日瘞銀百餘兩於堂內戶限下。可發取以贖我。其子曰。卽往尋訪。以何爲記。曰。明早從南薰門入。一騾最先行。別又一驢。次則我。汝來時。我自舉頭視汝。杜生寤。掘地得銀。徑詣南薰待之。果遇麥馱聯翩來。第三者仰頭相視。杜雨泣。欲牽以歸。陳氏之役曰。此吾主家物。汝何爲者。杜曰。吾母也。當還原價以贖。其人不許。相與忿爭。廂官錄送府。府尹扣其說。命引驢至前。謂曰。果識汝子。可銜其裾。應聲而然。尹異之。時劉豫盜京師。尹具以白豫。呼入殿廷。復謂之曰。能舉前兩足搭于肩上。則信矣。應聲亦然。豫嗟異良久。欲官爲給錢。杜拜曰。若爾恐母債不得釋。願自出錢而丐驢歸。豫許焉。杜掃一室。謹事之。又二年乃死。買棺加衣衾以葬。後朝廷得河南。杜氏子來歸。居贛州。爲人話其事如此。

華陰小廳子

宣和間。陝西某郡守赴官。食於道上驛舍。一道人從外直入。閽者讑使去。不肯聽。家人望見亦怒。爭遣逐

之。獨郡守延問其故。但云尊官過華陰時。若見小廳子。幸留意。他無所言也。語畢徑出。守欲扣其曲折。使追之。不可及。泊入關。浮舟泝渭。晚泊矣。從吏白有小史持刺。稱華陰小廳子。欲參謁。拒以非時。則曰有一事將語使君。然吾祇役於邑中。來日朔旦。不可脫身。故乘休假馳至此。此去邑尚百里也。守憶道人語。命呼登舟。則又曰。所言絕祕。不願傍近聞之。必移泊北岸。乃可。守又從之。舟人謂繫纜已定。無故而北。豈非姦盜設計乎。北又非安穩處。不得已而行。迨至北岸。其人杳不來。盡室怨悔。業已爾。無可奈何。夜未半。大風忽起。如山頹泉決之聲。魚龍悲吟。波浪濺激。搖兀不得寐。兢憂達曉。望南岸既崩摧數仞。客舟同憩宿者。淪溺無餘。及到縣訪求此吏。蓋未嘗有也。一家免葬魚腹。異哉。

武昌州宅

劉亞夫爲武昌守。始入州宅。望堂上若有人。及升堂。正見婦人在門扇內立。垂雙足于外。親往視之。蓋新被刖者。履襪皆鮮潔。不見上體。立而不仆。劉疑以爲姦人所爲。陰察中外。寂無聲跡。凡停留兩日。乃命埋藏之。竟不測其異。孫革說。

大庾疑訟

大庾縣吏黃節妻李四娘。素與人淫通。乘節出外。挈三歲兒奔之。與俱逃。行未久。兒啼不可止。乃棄草間。縣手力李三者。適以事到。彼見兒宛轉地上。心不忍。抱之歸。家人皆喜。節還舍。失妻子。求訪備至。李三居數里間。正挾兒爲戲。而節來。即告其鄰共捕執送縣。窮鞫甚苦。李誣服云。家無子。故殺黃之妻。沉尸于江。

而竊兒以歸。今既成擒。甘就死不悔。獄成且詣郡。正械立廷下陰雲忽興。雷電皆至。李杻械自解脫。兀兀如癡。稍定。則推吏已死。背有朱書字。似言獄寃。諸吏二十輩。皆失巾。邑令亦怖慴。良久呼問李所見。但云眼界漆黑。不知所以然。獨長官坐青紗帳中耳。令恐悔亟釋之。而四娘與淫夫終不獲。時紹興十九年八月二十九日也。黃節李三幷此兒至今無恙。

夷堅丁志卷第八 十四事

華陽洞門

李大川撫州人以星禽術游江淮政和間至和州值歲暮不槃（俚語謂坐肆賣術爲槃術）術司游市爲槃術正旦日逆旅主人拉往近郊見懸泉如簾下入洞穴甚可愛因相攜登隴觀水所注其地少人行陰苔滑足李不覺隕墜似兩食頃乃坐於草壤上肌膚不小損睨穴中正黑如夜攀緣不能施力分必死試舉右手空無所著舉左手卽觸石壁循而下似有微徑可步稍進漸明右邊石池荷花方爛熳雖飢渴交攻而花與水皆不可及已而明甚前遇雙石洞門欲從右入恐益遠乃由左戶而過如是者三則在大洞中花水亦絕了不通天日而晃曜勝人間中有石棋局聞誦經聲不見人遠望若有坐而理髮者近則無所覩俄抵一大林陰森慘澹悽神寒骨怖悸疾走已出曠野間舉頭見日自喜再生始緩行逢道傍僧寺憩于門僧出問故皆大驚爭究其說李曰與我一棬水徐當言之便延入寺具飯悉道所歷僧歎曰相傳茲山有洞是華陽洞後門然素無至者李問此何處曰滁州境今日是何朝曰人日也李曰吾已墜七日財如一晝耳僧率衆挾兵刃邀李尋故蹊但怪惡種種不容復進李還和州訪舊館到已暮夜扣戶主人問爲誰以姓名對舉室唾罵曰不祥不祥李大聲呼曰我非鬼也何得爾遂啓戶留數日而歸每爲人話其事或誚之曰爾亦愚人正旦荷花發詎非仙境乎且雙石洞門安知右之遠而左可出也李曰方以死爲慮豈暇念此後雖悔

之何益。李有子。今在臨川。陳鍔說。聞之大川。

雷擊王四

臨川縣後溪民王四。事父不孝。常加毆擊。父欲訴于官。每爲族人勸止。乾道六年六月。又如是。父不勝忿。走詣縣自列。王四者持二百錢。遮道與之曰。以是爲投狀費。蓋言其無所畏憚也。父行未半里。大雷雨忽作。急避於旁舍。雨止而出。聞惡子已震死。趍視之。二百錢乃在其脊下皮內。與血肉相連。父探懷中所攜。已失矣。

南豐雷媼

南豐縣押錄黃伸家。因大雨。墮雷媼于廷。擾擾東西。蒼黃失措。髮苗然赤色。甚短。兩足但三指。大略皆如人形。良久雲氣斗暗。震電閃爍。遂去不見。

泥中人跡

撫州村落間。一夕雷雨。居民聞空中數百人。同時大笑。明旦。大木一本。連根皆拔出。其旁泥內。印巨人跡。絕偉。腰脛痕入地尺餘。足長二尺。闊稱之。疑神物盡力拔樹。遇滑而蹶。故衆共笑之云。

宜黃人相船

宜黃人多能相船。俱父子相傳眼訣。而無所謂占書之類。乾道五年。縣民莫寅。造大艦成。以大錢邀善術者視之。曰。此爲雌船。而體得雄。一板如矛。巍焉居中。其相既成。在法當凶。官事且起。災于主翁。寅欲改更

之曰禍福已定不可爲也寅持錢三百萬將買鹽淮東適州需船載上供錢拘以往至大孤山下梳檣爲風所折倉卒無可買伐岸傍杉爲之人或言此神樹不暇恤是夕滿船聞奇響震厲莫測所以然既過丹陽盜夜入船諦觀之若甲士數十輩往來者寅家藏古刀累世矣近年遇夜後光采發見訝其異取以自隨乃攜此刀徑趨前問值一人熟睡手橫腹上奮刀連斫之斷其右臂救至得不死蓋部綱官劉尉也初劉生以寅解事有膽故處其舟中元未嘗有纖介之隙寅殊不知覺遂就擒鞫于鎮江獄府官欲論以死而劉尉持不肯曰固他生宿冤耳非今世事吾幸存餘生何必處以極典遂用疑獄奏讞得減死黥隸邵武軍

頰瘤巨虱

臨川人有瘤生頰間痒不復可忍每以火烘炙則差止已而復然極以患苦醫者告之曰此眞虱瘤也當剖而出之取油紙圍項上然後施砭瘤才破小虱涌出無數最後一白一黑兩大虱皆如豆殼中空空無血乃與頰了不相干略無癥痕但瘤所障處正白爾

胡道士

胡五者宜黃細民每鄉社聚戲作砑鼓時則爲道士故目爲胡道士以煮螺蛳爲業必先揭其甲然後烹之及臥病自舉右手一指曰一螺在此遂以針剔去其爪流血被掌呼叫稱痛少焉又剔其次者至幷足甲皆盡乃死

趙監廟

建昌寄居趙監廟。素有羸疾。或教之曰。服鹿血則愈。趙買鹿三四頭。日取一枚。以長鐵管插入其肉間。少頃。血凝滿管中。乃服。鹿日受此苦。血盡而死。趙果膚革充盛。健飲啖。而所服既多矣。晚得疾。遍體生異瘡。陷肉成竅。痒無以喻。必以竹管立瘡中。注沸湯灌之。痒方息。終日不暫甯。兩月而卒。

亂漢道人

乙志所載陽大明遇人呵石成紫金事。予於起居注得之。今又得南康尉陳世材所記。微有不同而甚詳。故復書於此。大明者。南康縣程龍里士人。父喪廬墓次。其明年歲在壬戌。（乙志作癸亥。）七月七日晨興。有道人從山下來。陽時與學童三四人處。一僕執炊。荒山寂寞。左右前後十里間。絕無人居。扳緣蘿蔓。乃得到。正無可與語。見客來。喜而迎之坐。客曰。子八月當有厄。服吾藥可免。取腰間小瓢出藥一粒。令以水吞。且曰。吾有求於子。其許我乎。曰。何求。客指架上布衫曰。以此見與。陽欲許而頗疑其僞。未卽與。請至再。不得已付之。客捲納瓢中。瓢口僅容指。陽雖怪。咤然默念。豈幻我歟。既而言吾豈眞欲衫。聊相試耳。便能見贈。爲可嘉也。探瓢出還之。索椀水。寘藥末一撮。攪旋久之。成紅丸如彈。揖陽曰。能服此否。陽曰。身幸無病。不願服。客卽自吞之。徐徐語曰。子久此。當賚用。吾有遺於子。呼學童掬塊土。大如拳。握而噓之者三。顧陽曰。意吾手中何物。曰。不知也。置諸几。則爛然金一塊。歷歷有五指痕。曰。可收此以助晨昏之費。蓋陽母尙存。陽方知爲異人。尙疑其以財利嘗試我。拒弗受。客笑擲之地。引脚蹴之。遂成頑石。起辭去。留與飲。不可。漫指

壁間詩。謂曰。此皆諸公見寄者。願得先生一篇如何。客曰。子欲詩可矣。取案上禿筆。就地拂數四。醮椀水中。大書于壁。略無丹墨之跡。殊不可辨。既送之下山。回視已若淡紫色。其詩云。陽君眞確士。孝行洞穹壤。皇上憐其艱。七夕遣回往。逡巡樂頑石。遺子爲饋享。子既不我受。吾亦不汝強。風埃難少留。願子志勿爽。會當首鼠記。靑雲看反掌。前題亂漢道人四字。字徑四寸許。俄又加赤色。正如赤土所書。明日遍詢村民。皆莫見所謂道人者。鄉之士共以告縣。縣告郡。郡聞於朝。賜束帛。後五年。世材自福州來爲尉。親見陽談始末如此。訪程龍之廬。草屋摧頹。他詩悉剝落。獨道人者洒然如新。詩中云遣回往。疑必呂洞賓云。陽廬父墓終喪。母繼亡。亦（原闕十二行）

吳僧伽

吳僧伽。贛州信豐縣僧文祐。本姓吳。落髮出游。結庵於贛縣岣嶺。久而去之。客雲都淨寺之僧伽院中。遂主院事。故因目爲吳僧伽。佯狂市廛。人莫能測。每日必詣松林以扣之。曰。趙家天子趙家王。不曉其意。逢善人于塗。輒拱楫致敬。貪暴不仁者。率抵以狗彘。不少屈。惡少年不樂。至羣輩譟逐之。嘗走避于某家園竹中。疾呼求救。且拊其竹曰。大大竹林成掃帚。不旬浹。萬竹悉枯。此家固一凶族。自是衰替。寺後竹叢。一竿最巨。忽夜至。造其下。考擊而歌。聲徹四遠。連夕如是。他僧爲之廢寢。怒而伐之。既而紫芝徑尺生槃上。邑民曾德泰。老無子。與妻議飯吳以祈。未及召。旦而排闥來。曾大驚。謹饋之食。將去。曰。當何爲報。唯有二珠而已。果連生二子。縣市舊集于南洲。而縣治外但曠野。吳過門必言曰。錢將平腰矣。及洲沒於水。市遂

徙于邑門之陽。嘗求菜于民婦。戒使多爲具。婦許諾。夫歸怒其妄費。吳至乞醯。生啖之。若欲輟而噎食者再三。婦曰。食飽則已。何必盡曰。欲免汝夫婦責言耳。民駭謝。學佛者孫德俊。往汀州武平謁慶巖定應師。師曰。雩川自有佛。禮我何爲。孫曰。佛爲誰。曰。吾法弟僧伽也。爲吾持一扇寄之。舟檥岸。吳已至。曰。我師寄扇何在。孫以汀扇數十雜示之。徑取本物而去。由是狂名日減。多稱爲生佛。一夕。遍詣同寺諸刹門。鋪坐具作禮。曰。珍重珍重。皆寂無應者。中夕。趺坐而逝。時大中祥符己酉六月六日也。是日。邑大商在蜀。遇之於河梁。問吳僧何往。疱僕急趍曰。少幹少幹。商歸。乃知其亡。其亡也。異香滿室。數日不變。僉議勿火化。而塑其全體事之。元豐乙丑冬。一僧來郡城。訪桂安雅家。求木作龕。桂曰。師爲何人。曰。雩都妙淨寺明覺院吳僧也。桂許之。送之踰閾。遂不見。後乃審其故云。明覺卽僧伽也。眞身至今存。

何丞相

何文縝丞相。初自仙井來京師。過梓潼。欲謁張王廟而忘之。行十里。始覺。亟下馬。還望默禱再拜。是夕夢入廟廷。神坐簾中。投文書一軸于外。發視之。全類世間告命。亦有詞語。覺而記其三句云。朕臨軒策士。得十人者。今汝褒然爲舉首。後結銜具所授官。何公思之。廷試所取。無慮五百。而言十人。殆以是戲我也。及唱第果魁多士。第一甲元放九人。既而傳崧卿以省元升甲。遂足十數。蓋夢中指言第一甲也。所得官正同。（葉石林書此。）

鼎州汲婦

鼎州開元寺多寓客數客同坐寺門見婦人汲水一客善幻術戲惱之卽挈水不動不知彼婦蓋自能幻也顧而言曰諸君勿相戲客不對有頃曰若是須校法乃可擲其擔化爲小蛇客探懷取塊粉急畫地作二十餘圈而立其中蛇至不能入婦人含水噀之稍大於前又狠言官人莫相戲客罔自若蛇突入直抵十五圈中再噀水叱之遂大如椽徑躐中圈將向客婦又相喻止客猶不聽蛇卽從其足纏繞至項不可解路人聚觀且數百同寺者欲走訴于官婦笑曰無傷也引手取蛇投之地依然一擔耳笑謂客曰汝術未盡善何敢然若值他人汝必死客再拜悔謝因隨詣其家爲弟子云

瑞雲雀

邵武軍泰甯瑞雲院主僧顯用之師普聞乾道六年十一月一十八日巡堂殿焚香至羅漢像前方瞻禮次一雀飛鳴盤旋斂翼立爐上歷一時久凝駐不動視之已化矣鄉人接跡來觀了不傾側正與像相對顯用具白縣縣宰趙善扛書偈于紙尾曰日日飛鳴宣妙旨幻華起滅復何疑可憐多少風塵客去去來來只自欺寺僧圖其狀刻石今經數年雀羽毛不摧落儼然如生遠近起敬者不絕予甲志所載鼠壞經事亦此寺也紹興初宗本住泰甯之升霞亦有雀化之異顯用持刻本來

夷堅丁志卷第九十二事

太原意娘

京師人楊從善陷虜在雲中。以幹如□山。飲于酒樓。見壁間留題。自稱太原意娘。又有小詞。皆尋憶良人之語。認其姓名字畫。蓋表兄韓師厚妻王氏也。自亂離暌隔。不復相聞。細驗所書。墨尚溼。問酒家人。曰。恰數婦女來共飲。其中一人索筆而書。去猶未遠。楊便起追躡及之。數人同行。其一衣紫佩金馬盂。以帛擁項。見楊愕然。不敢公召喚。時時舉目使相從。逮夜衆散。引楊到大宅門外。立語曰。頃與良人避地至淮泗。爲虜所掠。其酋撒八太尉者。欲相逼。我義不受辱。引刀自剄不殊。大酋之妻韓國夫人。聞而憐我。亟命救療。且以自隨。蒼黃別良人。不知安往。似聞在江南爲官。每念念不能釋。此韓國宅也。適與女伴出游。因感而書壁。不謂叔見之。乘間願再訪我。儻得良人音息。幸見報。楊恐宅內人出。不敢久留。連悵然告別。雖眷眷于懷。未敢復往。它日。但之酒樓。瞻玩墨蹟。忽睹別壁新題字。幷悼亡一詞。正所謂韓師厚也。驚扣此爲誰。酒家曰。南朝遣使通和。在館有四五人。來買酒。此蓋其所書。時法禁未立。奉使官屬。尚得與外人相往來。楊急詣館。果見韓把手悲喜。爲言意娘所在。韓駭曰。憶遭掠時。親見其自刎死。那得生。楊固執前說。邀與俱至。向一宅。則闃無人居。荒草如織。逢墻外打線媼。試告焉。媼曰。意娘實在此。然非生者。昨韓國夫人閔其節義。爲火骨以來。韓國亡。因隨葬此。遂指示窆處。二人踰垣入。恍然見從廡下趣室中。皆驚懼。然業

已至。即隨之。乃韓國影堂。傍繪意娘像。衣貌悉曡所見。韓悲痛還館。具酒殽作文祭酹。欲挈遺燼歸。拜而祝曰。願往不願往。當以影響相告。良久出現。曰。勞君愛念。孤魂寓此。豈不願有歸。然從君而南。得常常善視我。庶慰冥漠。君如更娶妻。不復我顧。則不若不南之愈也。韓感泣。誓不再娶。於是竊發冢裹骨歸。至建康。備禮卜葬。每旬日輒往臨視。後數年。韓無以爲家。竟有所娶。而於故妻墓稍益疎。夢其來。怨恚甚切。曰。我在彼甚安。君強擒我。今正違誓言。不忍獨寂寞。須屈君同此況味。韓愧怖得病。知不可免。不數日卒。

許道壽

許道壽者。本建康道士。後還爲民。居臨安太廟前。以鬻香爲業。倣廣州造龍涎諸香。雖沉麝笺檀。亦大半作僞。其母寡居久。忽如妊娠。一產二物。身成小兒形。而頭一爲猫。一爲鴉。惡而殺之。數日間母子皆死。時隆興元年。

滕明之

臨安人滕明之。初爲諸司吏。坐事失職。無以養妻子。乃爲人管幹官爵差遣。規取其贏。且好把持人語言短長。求取無度。識者畏而惡之。紹興丁卯之秋。告其妻曰。吾適夢至望仙橋。入馬胎中。驚怛而寤。此何祥也。即得疾死。死之夕。家人皆聞馬嘶聲。妻後亦流爲倡云。

西池游

宣和中。京師西池春游。內酒庫吏周欽。倚仙橋欄檻。投餅餌以飼魚。魚去來游泳。觀者雜沓。良久皆散。唯

一婦人罵引周裾與言。視之、蓋舊鄰賣藥駱生妻也、自徙居後、聲迹不相聞。見之喜甚。問良人安在。顧頷曰、向與子鄰時。彼謂我私子。子既徙去。猶屢箠辱我。我不能堪。與之決絕。今寓食阿姨家。聞子已喪偶。思欲遣媒妁言議而未及。不料獲相逢於此。周愈喜。卽邀入洒肆。草草成約。納爲妻。踰數月。因出城回。買飯于市。駱生適負藥笈過門。周以娶其出婦之故。羞見之。掩面欲避。駱遽入相揖。周勉與語。且詢其室家。駱傷惋曰、首春病疫死矣。吾如失左右手。悲念之不忘。遂泣下。周寬譬使去。殊大驚。又疑駱諱前事而爲之說。立詣舊居。訪鄰里。皆言駱妻死。明白曰、吾屬皆送葬者也。周益自失。懼不敢還家。又不知所爲。縱飲酒壚。醉。就睡。迨夜乃出。信步行。茫無所之。値當道臥者絆而仆。沾溼滿身。復起行。財數十步。聞連呼殺人。邏卒躡尋。見周意狀蒼忙。而汚血被體。共執送官。具說蹤跡如此。竟不能自明。掠死於獄。而眞盜逸至京東。以他過敗獲。具言都城殺人事。移牒開封。則周既死矣。可謂奇禍也。其子子明、亦坐惡逆誅。

舒懋育鉢鱓

臨安浙江人舒懋、以賣魚飯爲業。多育鉢鱓。纔器中。旋殺旋烹。一日發纔失所蓄。遍尋之。乃悉緣著屋壁。纍纍欲上。而無所屆。繚繞虵結可畏。懋甚懼。取投諸江。誓不復殺。而易爲蔬饌。經數月。所入殊薄。不足以贍家。乃如其故。俄又失二物所在。因汲水見密蟠井中。不暇顧省。拾取而烹之。時乾道五年春也。及秋疫作。盡室皆死。懋獨不然。但遍身生瘡。每瘡輒有鉢鱓頭喙突出。痛楚特甚。後一月乃死。

陳媳婦

宣和四年京師鬻果小民子夜遇婦人艷粧秀色來與語邀至一處相與燕狎頗得衣物之贈自是夜夜見之所獲益多民服飾驟鮮華而容日羸悴醫巫不能愈有禁衞典首劉某持齋戒不食但啖乳香飲水能制鬼物都人謂之喫香劉太保民父母偕往狠祈劉呼視其子曰此物乃爲怪耶吾久疑其必作孽今果爾卽共造產科醫者陳媳婦家陳之門刻木爲婦人飾以衣服冠珥稍故暗則加采繪而更新其衣自父祖以來有之不記歲月矣劉揭其首髽令民子視之則宛然夜所見者乃就其家設墳位步罡作法舉火四十九炬焚之怪遂絕

河東鄭屠

臨安宰豬但一大屠爲之長每五鼓擊殺于作坊須割裂旣竟然後衆屠兒分挈以去獨河東人鄭六十者自置肆殺之嘗挂肉於案鉤上用力頗銳鉤尖利甚傷其掌刃透手背痛逾月方愈又臨竈燖豬恍若有物挽捽入大釜中妻子急拯之半身炙爛死矣

張顏承節

宣和間京師天漢橋有官人自脫冠巾引頭觸欄柱不已觀者環視恍莫測其由不復可勸止問亦不對良久血肉淋漓冥仆于地徼巡卒共守伺之日晚小蘇呻吟悲劇顧曰我張顏承節也住某坊內幸爲傳人舁歸旣至家遂大委頓頭顱腫潰如盎呼醫傅藥累旬方小愈家人扣其端全不自覺瘡成痂而痒不可忍勢須盡爬搔則又腫潰才愈復痒如是三四反踰年不差殆於骨立盡室憂其不起嘗扶掖出門適

舊僕過前驚問所以告之故僕曰都水監杜令史施惡瘡藥絕神妙然不可屈致當勉詣彼庶見證付藥可立愈張仗僕爲導亟訪之杜生屏人曰頗憶前年中秋夜所在乎曰忘之矣杜曰吾能言之君是年部江西米綱以中秋夕至獨樹灣檥泊月色正明君杖策登岸百步許得地平曠方命酒賞月俄而驟雨令僕夫取雨具怒其來緩致衣履沾溼拋所執拄斧擲之中額僕回舟謂妻曰我爲主公所擊已中破傷風恐不得活然無所赴愬即死汝切勿以實言但云痼疾發作此去鄉遠萬一不汝容何以生存宜狠白主公乞許汝子母附舟入京猶得從人浣濯以自給言終而亡比曉妻舉尸藁瘞于水濱泣拜君曰夫不幸道死願容附載君叱之曰舟中皆男子豈宜著汝無夫婦人略不顧促使解纜妻拊膺大慟曰孤困異土兼乏裹糧進退無路不如死抱幼子自投江中僕既殞於非命又痛妻兒之不終訴諸幽府許償此冤去年君觸檐時乃彼久尋君而得見也張震駭曰是皆然矣某方欲丐藥何爲及此且何以知之杜曰吾晝執吏役夜直冥司職典寃獄茲事正在吾手屢爲解釋渠了不聽從自今四十九日當往與君決至期可掃洒靜室張燈四十九盞置高坐以待之中夜當有所覩幸而燈不滅彼意尚善若滅其半則不可爲矣吾亦極力調護但負命之寃須待彼肯捨與否有司罔不可得而強無用藥爲也張泣謝而歸如其教張燈之夕獨坐高榻家人皆伺於幕內近三鼓陰風勁厲四十九燈悉滅其一復明亡僕流血被面妻子相隨猶帶水灑漉從室隅出拽張曰可還我命即隕墜于下頭縮入項間而死

龍澤陳永年

乾道三年秋。臨安大雷震。軍器所作坊兵龍澤夫婦。幷小兒曰郭僧。凡三人。震死於一室。初澤父全既死。澤妹鐵師、居白龜池爲娼。其母但處女家。遇子受俸米。則來取三斗去。澤夫婦頗厭其至。屢出惡言。郭僧者、亦相與罵侮。以乞婆目之。故獲此譴。同時有嚴州人陳永年。同其兄開銀鋪于臨安市。狂游不檢。母私儲金十數兩。規以送終。恐永年求取無度。不使知。一日開篋。永年適自外來。見之。遽攫而走。母悲悶仆絕。兄追及爭奪。僅得其半。以歸母。母遂病臥。是夕。永年亦遭震厄。

錢塘潮

錢塘江潮。八月十八日最大。天下偉觀也。臨安民俗。太半出觀。紹興十年秋前二夕。江上居民或聞空中語曰、今年當死于橋者數百。皆凶淫不孝之人。其間有名而未至者。當分遣促之。不預此籍。則斥去。又聞應者甚衆。民怪駭不敢言。次夜、跨浦橋畔人。夢有來戒者云、來日勿登橋。橋且折。旦而告其鄰數家所夢皆略同。相與危懼。比潮將至。橋上人已滿。得夢者從傍伺之。遇親識立于上者。密勸之使下。咸以爲妖妄不聽。須臾潮至。奔洶異常。驚濤激岸。橋震壞入水。凡壓溺而死數百人。既而死者家來。號泣收斂。道路指言其人。盡平日不逞輩也。乃知神明罰惡。假手致誅。非偶然爾。

陝西劉生

紹興初。河南爲僞齊所據。樞密院遣使臣李忠、往間諜。李本晉人。氣豪好交結。人多識之。至京師。遇舊友田庠。庠、亡賴子也。知其南來。法當死。捕告之。賞甚重。輒持之曰、爾昔貸我錢三百貫。可見還。李忿怒曰、安

有是。吾寧死耳。陝西人劉生者、聞其事。爲李言極知庠不義。然君在此如落穽中。柰何可較曲直身與貨孰多。且敗大事。盍隨宜餌之。李猶疑其爲庠游說。然亦不得已。與其半。劉曰、勿介意。會當復歸君。李佯應曰、幸甚。庠得錢買物。將如晉絳。劉曰、我亦欲到彼。偕行可乎。卽同塗。過河中府。少憩於河灘。兩人各携一擔。僕共坐沙上。四顧無人。劉問庠鄉里年甲。具答之。劉曰、然則汝乃中國民。嘗食宋朝水土矣。庠曰、固然。劉曰、我亦宋遺民。不幸淪沒僞土。常恨無以自効。朝廷每遣人探事。多采道聽塗說。不得實。幸有誠慤如李三者。吾曹當出力助成之。柰何反挾持以取貨。庠諱曰、是固負我。劉曰、吾素知此。且詢訪備至。甚得其詳。吾與汝無怨惡。但恐南方士大夫。謂我北人皆似汝。敗傷我忠義之風耳。遂運斤殺之。僕亦殺其僕。投尸于河。幷其物復回京師。盡以付李。乃告之故。李欲奉半直以謝。劉笑曰、我豈殺人以規利乎。長揖而別。李南還說此。而失劉之名。爲可惜也。

要二逆報

姑蘇村民要二、以漁爲業。凶暴不孝。紹興二十三年。妻生男方在乳。民母抱持之。老人手弱。誤墮于地。死焉。母畏子之暴。不知所爲。民殊不以介意。他日白母曰、久不到舅家。偶得大魚。欲往饋。能偕行否。母慰喜過望。欣然從之。樸被登舟。行數里。至寂無人處。則停棹持斧立母前。怒目罵曰、母生我、既知愛惜。今我生子。那得不愛。柰何故墮地殺之。便當償子命。母知不可脫。急引被蔽頭面。曰、聽汝所爲。民奮斧將及母。母分必死。久乃寂然。舉被視之。不見其子。而舟已在所居岸下。既反舍。婦泣言適青天無雲。大雷一聲。夫震

死于野．遍身皆斧傷巨創．不知何以至此．母始話其事．元不聞雷聲．亦不覺舟之動搖復還也．民之家遂絕．此卷□□忠州郎□□說

夷堅丁志卷第十 十三事

鄧城巫

襄陽鄧城縣有巫師、能用妖術、敗酒家所釀、凡開酒坊者、皆畏奉之、每歲春秋、必遍謁諸坊、求丐年計、合十餘家率各與錢二十千、則歲內酒平善、巫亦藉此自給、無飢乏之慮、一歲因他事頗窘用、又詣一富室有所求、曰、君家最富贍、力足以振我、願勿限常數、主人拒之甚峻、曰、年年餉君二萬錢、其來甚久、安得輒增、寧敗我酒、一錢不可得、巫嘻笑而退、出駐近店、遣僕回買酒一升、盛以小缶、取糞汚攪雜、携往林麓禹步誦呪、環繞數匝、瘞之地乃去、適有道士過見之、識其爲妖、而不知事所起、巫還店喜甚、俄道士亦繼來、少憩訪酒家、見舉肆遑遑憂窘、問其故、曰、爲一巫所困、今酒纍成列、盡作糞臭、懼源源不已、欲往尋迹哀求之、道士曰、吾亦見此人、不須往求、吾有術能療、但已壞者不可救耳、卽焚香作法、半日許臭止、又言凡爲此法以敗五穀者、□□糞穢罪甚大、君家宜齋戒、當奉爲拜章上愬、其家方忿恚迫切、趣營醯筵、道士伏廷下、踰數刻始起、曰、玉帝有勑、百日內加彼以業疾、然未令死也、自是巫日覺踝間痒、爬搔不停、忽生一贅、初如芡實、累日後益大、巍然徑尺、如毬、而所係搖搖才一縷、稍爲物牴觸、則痛徹心脅、不復可履地、子孫織竹爲簀、舁以行丐、飲食屎溲雜簀中、所至皆掩鼻、歷十年乃死、胡少汲尚書宰邑、尚見之、其子栝說、

徐樓臺

當塗外科醫徐樓臺累世能治癰癤其門首畫樓臺標記以故得名傳至孫大郎者嘗獲鄉貢於祖業尤精紹興八年溧水縣蠟山富人江舜明背疽發扣門求醫徐云可治與其家立約俟病愈入謝錢三百千凡攻療旬日飲食悉如平常笑語精神殊不衰減唯臥起略假人力瘡忽甚痛且庠徐曰法當潰膿膿出即癒是夜用藥衆客環視徐以鍼刺其瘡撚紙張五寸許如錢緡大點藥插簇中江隨呼好痛連聲漸高徐曰別以銀二十五兩賞我便出紙膿才潰痛當立定江之子源怒堅不肯與曰元約不爲少今夕無事明日便奉償徐必欲得之江族人元綽亦在旁謂源曰病者痛已極復何惜此遂與其半時紙撚入已踰一更及拔去血液交湧如泉呼聲浸低徐方詫爲痛定家人視之蓋已斃膿出猶不止不一年徐病熱疾哀叫不絕聲但云舜明莫打我我固不是汝兒子亦不是如是數日乃死二子隨母改嫁其家醫遂絕

符助教

宣城符裏鎮人符助教善治癰疽而操心甚亡狀一意貪賄病者瘡不毒亦先以藥發之前後陰惡不勝言嘗入郡爲人療疾將辭歸自詣市買果實正坐肆中一黃衣卒忽至前瞠曰汝是符助教那陰司喚汝示以手內片紙皆兩字或三字作行市人盡見之疑爲所追人姓名也符曰使者肯見容到家否曰當即取汝去且急歸以七日爲期遂不見滿城相傳符助教被鬼取去及還至鎮岸臨欲登黃衣已立津步上舉所執藤棒點其背符大叫好痛黃衣曰汝元來也知痛所點處隨手成大疽如盤凡呼譽七晝夜乃死

水陽陸醫

宣城管內水陽村醫陸陽、字義若、以技稱、建炎中、北人朱幸老編修、避亂南下、挈家居船間、其妻病心躁、呼陸治之、妻爲言吾平生氣血劣弱、不堪服涼劑、今雖心躁、元不作渴、蓋因避寇驚憂失飢所致、切不可據外證、投我以涼藥、編修嗜酒、得渴疾、每主藥必以涼爲上、不必與渠議也、我有私藏珍珠、可爲藥直、君但買好藥見療、欲君知我虛實、故丁寧相語、陸診脈、認爲傷寒陽證、煑小茈胡湯以來、婦人曰、香氣類茈胡、君宜審細、我服此立死、陸曰、非也、幸甯心飲之、婦人又申言甚切、陸竟不變、才下咽、吐瀉交作、婦遂委頓、猶呼云、陸助教、與汝地獄下理會、語罷而絕、後數年、溧水高淳鎭李氏子病瘵、來召之、用功數日未効、出從倡家飲、而索錢幷酒饌於李氏、李之兄怒、叱不與、及歸已黃昏、乘醉下藥數十粒、病者云、藥在鬲間、熱如火、又云、到腹中亦如火、又云、到臍下亦如火、須臾大叫、痛不可忍、自床顚悸墜地、至夜半、陸急投附子丹沙、皆不能納、潛引舟遁去、未旦李死、紹興九年、陸暴得病、日夜呼曰、朱宜人、李六郎、休打我、我便去也、旬日而死、

秦楚材

秦楚材梓政和間、自建康貢入京師、宿汴河上客邸、既寢、聞外人喧呼甚厲、盡鎖諸房、起穴壁窺之、壯夫十數輩、皆錦衣花帽、拜跪于神像前、稱秦姓名、投盃珓以請、前設大鑊、煎膏油正沸、秦悸栗不知所爲、屢告其僕李福、欲爲自盡計、夜將四鼓、壯夫者連禱不獲、遂覆油于地而去、明旦、主人啓門、謝秦曰、秀才前

程未可量。不然。吾輩當悉坐獄。乃爲言京畿惡少子。數十成羣。或三年或五年。輒捕人漬諸油中。烹以祭鬼。其鬼曰獰瞪神。每祭須取男子貌美者。君垂死而脫。吁其危哉。顧邸中衆客。各率錢爲獻。秦始憶自過宿州。卽遇此十餘寇。或先或後迹之矣。遂行至上岸。頗自喜。約同舍出卜。逢黥面道人携小籃。揖秦曰。積金峯之別。三百年矣。相尋不可得。誤行了路。卻在此耶。無以贈君。探籃中白金一塊授之。曰。他日卻相見。同舍讙曰。此無望之物。不宜獨享。挽詣肆將貨之。以供酒食費。肆中人視金。反覆咨玩不釋手。問需幾何錢。曰。隨市價見償可也。人曰。吾家累世作銀鋪。未嘗見此品。轉而之他。所言皆然。秦亦悟神仙之異。不肯鬻。以製酒杯、茶湯匕、藥器。凡五物。日受用之。自此三十年無病苦。紹興十六年。在宣城。忽臥疾。五物者同時失去。知必不起。果越月而亡。積金峯在茅山元符宮云。

建康頭陀

政和初。建康學校方盛。有頭陀道人之學。至養望齋前。再三瞻視不去。齋中錢范二秀才。詣之曰。道人何爲者。對曰。異事異事。八坐貴人。都著一屋關了。兩府直如許多。便沒興不卽溜底也。是從官有秦秀才者。衆目爲秦長脚。范素薄之。乃指謂曰。這長脚漢也。會做兩府。客曰。君勿浪言。他時生死都在其手。滿坐大笑。客瞠曰。諸君莫笑。摠不及此公。時同舍生十人。唯邢之繹者。最負才氣。爲一齋推重。適從外來。衆扣之。曰。也是箇官人。略無褒語。遂退後四十年間。其言悉驗。秦乃太師檜也。范擇善同叚去塵拂魏道弼良臣三參政。何任叟者巫子先僦兩樞密錢端脩時敏元英周材兩從官。一忘其姓名。獨邢生潦倒。得一官卽死。

洞元先生

沈若濟、臨安人。結庵茅山。以施藥爲務。宣和間、蒙召對。賜封洞元先生。嘗指華陽洞之東隙地曰、死必葬我於是。其徒以地勢汗下爲言。不聽。紹興十五年卒。其徒用治命掘地六尺許。得石板。大書六字曰、沈公瘞劒于此。觀者異焉。豈非先有神物告之者乎。佳城漆燈之說。信有之矣。右六事皆湯三益說

天門授事

贛州甯都縣胡太公廟。其神名雄。邑民也。生有異相。顧自見其耳。死而著靈響。能禍福人。里中因爲立祠。崇甯初、邑士孫勰志康、夢白須翁邀至其家。問曰、如何可得封爵。孫意其神也。告曰、宜行陰功。無專禍人。翁曰、吾豈禍人者。吾爲天門授事。日掌此邦人禍福。必左右竊聞之。託吾所云。妄出擾惑爾。孫曰、歲時水旱。最民所急。若能極力拯濟。則縣令郡守。必以上於朝。封爵可立致也。覺而審其爲太公。五年丙戌、縣大火。禱於祠。俄頃風雲怒起。如有物驅逐之。火即滅。縣以事白府。奏賜博濟廟。明年。遂封靈著侯。噫神既受職於天。猶規規然慕世之榮名。唯恐不得。乃知封爵之加。固非細事。孫公夢中能曉神如是。可謂正士矣。黎珣作記

大洪山跛虎

隨州大洪山寺、有別墅曰落湖莊。紹興十一年。莊僧遣信報長老淨嚴。遂師云、當路有跛虎。出頗害人。往來者今不敢登山。殊懼送供之不繼也。淨嚴卽命肩輿而下。至虎所過處。下輿焚紙錢。遙見其來。麾從僕

及侍僧、皆退避.獨踞胡床以待.少焉虎造前.蹲伏于旁.弭耳若聽命.時棗陽隨兩縣巡檢張騰、適被郡檄.就寺納二鄉稅.租亦同往.且升高木.諦觀之.不知嚴所說何語也.虎俄趨而去.自是絕跡不復出.見漢東志

張臺卿詞

國朝故事、翰林學士草宰相制.或次補執政.謂之帶入.大觀三年六月八日、何清源執中登庸.四年六月八日、張無盡商英登庸.皆張臺卿閣草麻.竟無遷寵.時蔡京責太子少保.張當制詆之甚切.爲搢紳所傳誦.京銜之.會復相.卽出張知杭州.明年六月八日、宴客中和堂.忽思前兩歲宿直命相、正與是日同.乃作長短句紀其事.曰、長天霞散.遠浦潮平.危欄駐目江皐.長記年年榮遇.同是今朝.金鸞兩回命相.對清光頻許揮毫.雍容久正.茶杯初賜.香袖時飄.歸去玉堂深夜.泥封罷.金蓮一寸才燒.帝語丁甯.曾被華袞親褒.如今漫勞夢想.歎塵蹤杳隔仙鼇.無聊意.強當歌對酒怎消.觀者美其詞而訝其卒章失意.未幾以故物召還.遽卒于官.壽止四十.臺卿、河陽人.吳傳朋說

新建獄

豫章新建村民、夏夜羣輩納涼.有自他所疾走來.以手掩腹叫號曰、某人殺我.奔趍及其家.卽死.家訴于縣.縣捕某人訊之.自言此夕在某處爲客.與死者略無干涉.鞫不成.悉逮納涼者二十輩.分囚之.使各道所見.皆曰、實聞其言如是.他非所知也.縣令必欲得其情.箠掠不可忍.乃共爲證辭以實之.引某人參對.不能勝衆誣強服.仰天而呼曰、某果殺人.不敢逃戮.若冤也.願天令證人死於獄以爲驗.不旬日、獄疫暴

起。凡十人相繼殂。縣令知其然。又畏凶身不獲。竟不釋此人。終亦死。

潮州象

乾道七年。縉雲陳由義。自閩入廣。省其父提舶司。過潮陽。見土人言比歲惠州太守挈家從福州赴官。道出于此。此地多野象。數百爲羣。方秋成之際。鄉民畏其蹂食禾稻。張設陷穽於田間。使不可犯。象不得食。甚忿怒。遂舉羣合圍惠守於中。閱半日不解。惠之迓卒一二百人。相視無所施。刀太守家人窘懼。至有驚死者。保伍悟象意。亟率衆負稻穀。積於四旁。象望見猶不顧。俟所積滿欲。始解圍往食之。其禍乃脫。蓋象以計取食。故攻其所必救。旣然異類。有智如此。然爲潮之害。端不在鰐魚下也。由義說

劉左武

劉左武者。河北人。南來江西一邑。三十年而亡。數歲間。妻及男女數人繼死。但餘子婦幷幼子存。家貲本不豐。悉爲一僕乾沒。至於五喪在殯。不能葬。其姪宗彧。邑人涂氏甥也。內弟伯牛以彧故。助之錢□千。且相率詣其家奠酹。彧頃隨父爲靖安宰。携小史來。是日從行。忽升堂據几。爲劉君揖客狀。呼其僕罵曰。吾一家五人。未能入土。此爲何時。汝忍破蕩吾生計。使至此極。非涂親惠賜於我。當柰何。拱手起就伯牛。欲致謝。牛避不與之接。遂罵子婦曰。坐汝不解事。以及此。今復何言。又罵僕曰。汝乃恝人無足問。吾亦不訴於陰司。所以責汝者。聊欲使汝知幽明雖異路。不可欺也。僕但俛首不敢答。彧惡其久留。屢叱逐之。且高誦天蓬諸呪。卽瞠目曰。我少頃自退。何用作此。凡五六刻。乃去。小史蹶然而起。無所覺。伯牛說